

康靖



北平圖書惠存：

新光社 謹贈

一九三六二

勘 誤 表

頁	行	誤	正
18	2	挨了罵	挨了罵了
18	17	萬字欄杆	卅字欄杆
20	17	官宜	宦官
24	15	體康	康體
25	6	陛下	萬歲
26	9	李綱	李綱
29	15	利害	厲害
35	13	階下	陛下
35	18	階下	陛下
38	6	筆架	筆架
39	10	這個玩兒	這玩兒
48	18	還自	還是
54	9	神師過	神師道
54	14	李溫彥	李邦彥
55	11	陛下	陛下
58	4	陛下	陛下
59	10	陛下	陛下
59	11	陛下	陛下
59	12	陛下	陛下
66	3	坐	座
66	9	張邦彥	張邦昌
67	5	要消瘦	消瘦
84	11	離開	離開
87	8	腦子	腦袋子
93	8	戰敗	戰敗
94	5	瞧看	瞧着
98	16	不是	是不
107	6	太皇	太上皇
109	17	拖摟女子	拖摟二女子
110	19	第一場	第二場

序

這篇序言，有兩個目的：第一，申陳作者的旨趣；第二，說明金人寇邊之禍，與現代帝國主義的侵略，性質不同，作為劇意之重要的補充。

關於第一點；從選擇材料方面言，靖康恥的作者，表現了他所具有之豐富的中國歷史智識；因為要用歷史劇本來描寫目前國難，再沒有如靖康時代與九一八事變的種種現象相適合的。正如作者在自序中說：

九一八之前有水災，靖康金禍之前亦有水災，九一八之變在東北，靖康金人之禍亦在東北，九一八之禍作，有政府當局之不抵抗，靖康亦有蔡懋之不抵抗；九一八事變後，有大學生及工農民衆之赴京請願，靖康亦有陳東丁特起等大學生三千餘人率領民衆之伏闕上書；……諸如此類，數千年前後之國家禍亂，竟若合符節，如此其極。

(一)

然而作者並不簡單地告訴我們這種種現象的相適合，他分明要警醒我們的知覺和判斷力。他好像在大聲疾呼地說：『醒來罷，國人！如果我們明白目前國事在在與靖康時代相同；亡國的痛苦，就是必然之結果了。如果我們要避免這個悲慘的結果，我們要認識類似靖康時代的朝廷，腐敗無可救藥；要認識救亡的責任，落在少數具有熱烈情性的知識份子如李綱陳東等大學生及大多數純潔的工農兵身上了』。

關於第二點：靖康恥的作者，雖然很努力用過去的事實來描寫現在，然而歷史畢竟是流動不居的；沒有兩個歷史上的現象，在實質上，完全相同。所以，靖康時代與目前國難有上述種種的相似，然而尚有一個重大不同之點存在；換言之，即靖康時代的金寇，以及中國歷史上之外族入主中夏的事實，與近一世紀來中國所遭受列強的侵略，性質完全不同。前者以遊牧民族征服農業民族，在政治上雖然驟佔優勢，在文化上，反而為被征服的民族，所同化

。後者爲資本主義民族征服農業民族，不惟在政治上佔優勢，即在文化上，亦無在不處於先進之地位，因之，其壓迫剝削之方法，益爲精巧，其壓迫剝削之內容，益爲刻毒，非使被征服之民族——即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族，淪於生活之極端的低賤慘酷，語言文字之漸就摧殘毀滅，以至萬劫不復之牛馬時不止。讀者諸君！務必明瞭這個區別，才能於閱畢本劇以後，不至成爲單純的愛國主義者；才能進而探求今日帝國主義的特徵，及把握着顛覆帝國主義的必然條件；才能更確切地認識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種種精巧刻毒的方法與內容，遠甚於遼金之禍；才能獲得解放今日中國民族之正確的途徑。

卿汝楫

五，五，一九三二。

○.....○
注意： 非得本社許可禁止自由
排演及做造電影劇本
○.....○

自序

我以為編歷史戲劇，是和編普通戲劇不同。普通的戲劇，只要有藝術上的價值；就是表情時要使看衆能興感；行文時要使讀者得愉快。你如果遵守了這兩個條件，那末，怎管按照你的理想去「閉門杜撰」，只要不背乎人情，人家都會加以相當的鑑賞。郭沫若先生的廣寒宮，和熊佛西先生的童神，便是兩個很好的例證；可是編纂歷史的戲劇，就大大的不同了。

歷史的戲劇，除了上述的兩個普遍的條件外，還要有個確切的歷史上的事實來作這劇情的骨幹。並不是我們要主張拿戲劇來代替歷史；不過在歷史兩字的名義下面編纂的戲劇，最低也要還古人一個真的面目，給今人一個史的認識，才算是不愧了歷史的意義；但這必要的條件，就是要我們在編纂戲劇時，根據很確切的歷史事實。注意！這兒所說的，是劇情的骨幹，當然在小部的結構上，誰也知道不能夠盡

情地依據歷史事實去編纂的。

近幾年來，國內的幾篇歷史戲劇的創作，有個通常的毛病；就是拿歷史來描寫自己的理想人格；或宣傳自己崇拜的主張，因而對材料的選擇，既不嚴格，且從而杜撰了歷史的事實——即前面我所說的劇情的骨幹。這裡請恕我未便超過了作序的範圍來舉例批評，有閒，當另作一篇較為精密的文字，以從事於專門的討論。

下面所要談的，是我由嘗試而寫成的一齣歷史戲劇，這戲劇是表演宋朝靖康時代亡國的痛劇。

靖康的亡國，是由於當時的朝廷腐敗，政治黑暗，所以才有金人之乘機進寇，同時在他們的君臣上下——除李綱等極少數外，全都有兩種牢不可拔的惰性：就是事前的『輕敵慢寇』；事後的『諱戰言和』。我們如果把今日的九一八事變情形，來同靖康朝代的局面比較，立刻可以發現許多『如出一轍』的事實——或

者還可以說九一八的事變，就是靖康亡國痛劇的重演。但是，避免不了的誤會，就是在那歷史知識薄弱的朋友，看過了本劇以後，一定會發生下列的疑問；以爲靖康與今日的局面，未必就如劇中所寫的那樣的恰切？譬如：九一八之前有水災，靖康金禍之前亦有水災；九一八之變在東北，靖康金人之禍亦在東北；九一八事變有政府當局之不抵抗，靖康亦有蔡懋之不抵抗；九一八事變後有大學生及工農民衆之赴京請願，靖康亦有大學生陳東丁特起等三千餘人率領民衆之伏闕上書；九一八後有政府要人之被學生民衆毆打，靖康亦有李邦彥之被毆打；九一八後有政府當局之逮捕學生，靖康亦有大學生胡憲晦之被拘禁；九一八後有南京政府前警鐘之聲打，靖康亦有皇殿前登聞鼓之轟撞；九一八後有國都之遷洛，靖康亦有道君皇上及東宮皇后等運載神主寶玩之南巡；九一八後有十九路軍之肉搏爲援軍不至而後退，靖康亦有李綱之血戰因各路勤王之師遲不召集而撤回

；九一八後有東北及上海一部份流氓，爲倭寇收買而到處搗亂，靖康亦有宋室游民爲金人收買而爲虎作倀；九一八後有熙洽袁金凱輩之甘爲日人傀儡，靖康亦有張邦昌輩之甘於受金人冊封；九一八後有所爲『中立區域』『緩衝地帶』之種種外交名字上之修改，靖康亦有獻納二字之爭議。諸如此類，數千年前後之國家禍亂，竟若合符節，如此其極，免不了要加我一個捏造史實的罪名。

朋友們，如果有這個疑心，請去翻閱靖康傳信錄靖康見聞紀和宋史三種書籍罷！因爲本劇的材料，完全是根據上列三書的事實。三書的價值：除宋史是爲人人所知道，而有其史學上之相當地位外；其他的靖傳信錄和靖康見聞紀二書，也都是本劇的主角李綱和丁特起所寫的。以身歷其境的人，揭身歷其境的幕，我們只有感覺其爲詳切沉痛的紀錄。從這樣的紀錄和史學中所根據而編纂的戲劇，實在是可以告無罪于古人，而昭誠信于讀者的，朋友們，你

的疑心，可以休矣！

以外要談到服裝的問題來了，我在編好了這齣戲劇之後，曾拿給許多朋友們觀看。有的主張要表現封建的色彩，就要採用古代的袍笏冠帶；有的主張要打倒舊劇的丑旦武淨，就須廢除袍笏冠帶，而採用中國舊式的平裝，我的意見，是贊成後說的。因為要表現封建的色彩，只要在排演人的表情上努力，不一定靠袍笏冠帶來作外面的符號。而且既已袍笏冠帶，就使我們不能不聯想到『開臉掛髻』，和『西皮簧板』。這麼一來，反而是便宜了梅蘭芳和余叔岩，所以服裝的問題，我就決定了採用中國舊式的平裝，而廢除了袍笏冠帶的文飾。

最後，我要感謝燕大教授卿汝楫先生，和民大教務長焦實齋先生。卿先生在百忙之中，肯於爲我作篇序言，指示我們今日解放民族問題的途徑，有其特殊的意義，爲本劇劇意之必不可少的補充。焦先生先後爲本劇出版方面勞神協助，給了我不少的興奮。同時，我還要感

謝北晨學園主編瞿冰森先生。瞿先生看過本劇之後，給我以同情的贊美與批判，希望我縮短篇幅，允在學園上發表。我終於因種種的關係，未能如瞿先生的期望。這裡我除感謝之餘，還當向瞿先生致其歉意的。其他關懷本劇的朋友們，給我以同情及種種幫助者，全都在此致謝。

范 廉 愛

一九三二，五，四，於太平湖民大。

謝誌

本劇的封面是鄧雪秋先生繪的

靖 康 恥



靖 康 恥

范 廉

登場人物

宋徽宗

宋欽宗

朱 后（欽宗后）

宋太子（欽宗子）

李 綱

吳 敏

种師道

陳 東

$$\begin{array}{r} 854.6 \\ 535 \\ \hline 2 \end{array}$$

丁特起

羣衆（內有太學生三千及農工商等）

李 稅

蔡 京

童 貫

張邦昌

白時中

宦 官（黃經及A.B.C.共四人）

歌 女（四人）

兵 士（四人，中國）

少 女（A B 二人）

美 女（甲乙二人）

軍 官（一人中國）

挑 夫（一場八人，四場四人）

老夫婦（災民）

幼 童（災民，老夫婦子，十歲）

游 民（多人）

幹離不（金大元帥）

金 兵（多人）

術 兵（四人）

門 警（二人，中國）

時 代 宋欽宗靖康時代

第一幕 延和殿

佈景：

一個偉大的殿堂，上書延和殿三字，兩旁懸有對聯一副，聯為‘九天日月朝宮闕，萬國衣冠拜冕旒’。旁署‘大宋靖康元年，小臣李綱沐手敬書’，字金燿赫人。殿之中為御座，稍高，須由左右石級上。座上設一御棹，係花網石嵌成，棹上置有紅硃御筆，大銀硃盤銀筆架各一，以外則尚有花網石數小塊，精美異常。棹之上，設一御榻，亦係花網石嵌成。棹之兩旁

，各設沉香木椅一只。棹後爲一大屏風，屏風左右，各有一門，可資出入。屏風上書有“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八大字。殿之兩旁，各設木椅四只，以爲各大臣朝拜賜座之備，均靠壁。左壁懸徽宗御筆畫鷹一幅，引頸長立，勢欲搏人，兼以畫上題字，“見不善者，如鷹鷂之搏鳥雀”，尤爲點綴欲活。右壁則陳設珊瑚樹一枝。殿中尙懸有一玲瓏奪目之八寶燈，幕開，欽宗衣帽華麗，端坐御榻。朱后則圍彩裙，佩玉鍊，裝束極其貴侈，傍坐其左，黃經等四宦官，分站兩旁，殿門口站有荷戟之門警二人。

欽宗（以手撫摩花綢石）這多美！多好看呢！

朱后這真美！真好看呢！（亦以手撫摩花綢石）

欽宗你看這比那個——赭色的——懸掛在

那壁上的那個珊瑚樹，誰招愛些？（
以手指右壁）

朱 后 不！不！（搖頭）我看我們朝中，是
找不出別的寶貝，比牠更招愛些。（
舉起欲吻）

欽 宗 大理石呢？

朱 后 不！（搖頭）

欽 宗 那末莫邪劍呢？押忽大寶呢？契丹人
獻的白雉冠呢？

朱 后 不！不！不！現在愈比愈不值了。

欽 宗 那末這硬算是你唯一鍾愛的寶貝了？

朱 后 對！這可是我惟一鍾愛的寶貝，（一
吻）但不知這寶貝還有更大塊和更整
個的沒有？

欽 宗 這不是嗎？（指花綱石棹）

朱 后 （起立注視）不！這是由小塊嵌成的
。

欽 宗 這可是了。（起立，舉所坐之御椅以
示）

朱 后 不！這也是嵌成的。（朱后坐，欽宗亦放落御椅坐下，）

欽 宗 我得要問你，到底你要大塊的和整個的幹嗎？

朱 后 我想要是有大塊的和整個的，能夠作地板作窗戶的，拿來建築一個小小的宮室，那豈不是更可愛嗎？（又以手撫摩花網石）

欽 宗 有的，那是一定有的，不過多花些錢購買就是。你願意嗎？我就馬上叫蔡京童貫替你向海外購買。因為這寶貝是產自海外的，（以手指案上花網石）這些就是我父親道君皇上，叫他們從海外購買回來的，可是買的盡是些小塊，錢又花了不少萬。

朱 后 這也許是‘貨好的價就不賤’。（又一吻花網石）

欽 宗 對！那末我就早點叫蔡京童貫替你向海外購買就是。（顧宦官）你們誰去

叫蔡京童貫上殿來，說皇上有命就得
了。

黃 經 （趙前）萬歲，今年江淮水災浩大，
災民來京覓食的，一天比一天多，每
天餓死的也確是不少，我早就想對萬
歲說了。我看萬歲還是拿剛才所說的
購買花綱石那些款子，最少總是幾百
萬，來捐作賑濟災民之用，免得那可
憐的災民，眼巴巴的我們望着他們餓
死。我想這個善果，是勝過於造幾千
幾萬的浮圖，不消說皇后也是很樂
於贊成的（雙目注視皇后，望其贊成
）

欽 宗 （驚異）甚麼水災！你又在這裡造謠
，他們那些大臣，全都沒有提及，只
有你一個人就這樣的亮亮通。

朱 后 嘻嘻！（表示聞言可笑之狀）

黃 經 萬歲，我實在不是造謠，城外的災民
，確已來了十幾萬了。他們那些大臣

，高居大廈，吃的是酒肉；坐的是凳子，他們的眼睛，是不會朝這些災民身上看的，他們的耳鼓，是聽不到這些災民的哭聲的，那裏還望他們提及。

欽 宗 （怒色）胡說！只有你這個‘‘刑餘之人’’，連身體都不全備的，就這樣的聰敏聖明。

（朱后聞言，面紅耳赤，拉着欽宗衣一搖，旋又低頭，似表示欽宗言語太粗魯之意思）

黃 經 （正色）萬歲貴爲天子，一國之主，不消說身分是再高也沒有了，我還是請求萬歲發言，尊重身分好了。

欽 宗 （怒色）豈有此理！你都教訓起我來了，你看我那裏沒尊重身分？我要是尊重身分起來，你配得在我面前說話嗎？混賬糊塗！（桌上一拳，朱后一駭）

黃 經 這又那裏是教訓，不過小的出入京畿內外，眼見得這災民的饑寒死亡，實在是可憐，所以才不揣冒昧，代他們向萬歲請救，縱有不對，也無非爲的是萬歲的百姓，萬歲又何必侮辱小的呢？（色溫和）

欽 宗 （把銀筆架向黃經頭上照準拋去）混賬王八，你不是太監嗎？你不是閹了的嗎？這就叫作侮辱了你，我偏要如此，我還要更厲害的，（起立以一手撐案上，一手下指黃經，且指且罵）沒有雞疤！沒有雞疤！你是沒有雞疤的太監！看你怎樣？

黃 經 （注意，飾黃經者，事先宜預備紅墨水一瓶，欽宗以筆架拋下時，卽抱頭將墨水倒潑頭上，表示其頭被擊破血流之狀）唉！唉！唉！唉！（並發出如上之呻吟聲）

朱 后 得了！得了！瘋了嗎？（拉着欽宗衣

角，欽宗坐下，盛怒難視。朱后則面紅低頭，各宦官面面相對，啞場約一分鐘後，宦官A趨前將筆架拾起，然後推起黃經下殿，經頭被擊破，血流滿面，推之下殿後，宦官A隨又轉回上殿，面向欽宗）

宦官 A 萬歲，是去叫蔡童二執政大臣來殿嗎？

欽 宗 （面向朱后）可惡已極，這傢伙黃經。（表示大怒之後，不注意其他之狀）

宦官 A （仍舊）萬歲，是去叫蔡童二執政大臣來殿嗎？

欽 宗 （仍舊）可惡已極！這傢伙黃經。

朱 后 （見宦官站立詢問兩次，便向欽宗）是不是去叫蔡京童貫來殿啊？

欽 宗 可惡已極！這傢伙——（聞朱后言急轉）呵！蔡京童貫，是，是去叫他們來殿，快點來殿。

(宦官 A 下)

朱 后 有什麼水災！有什麼災民！全都是他——這宦官黃經，胡說八道的。他聽見我們說要建築一個花網石宮殿，不消說是要錢的，於是他就吱吱唔唔的捏些問題來反對阻止。

欽 宗 對！對！你瞧我是天子，是國父，你是皇后，是國母，要建築一個花網石宮殿，他都要反對阻止，你說這傢伙挨罵挨打是不是活該的。

(蔡京童貫及宦官 A 上)

蔡 京 陛下萬歲，政躬康泰。(一拜起立就坐)

童 貫 皇后萬歲，聖躬康泰。(亦一拜起立就坐)

蔡 京 (見欽宗面帶怒容)怎麼？這幾天天氣溫和極了！聖上又那裏不快樂呢？

朱 后 那裡是不快樂，就是因為剛才黃經那個東西在這裡搗亂。

蔡京 貴（全聲）怎麼？黃經又在這裏搞甚麼亂？（驚訝）

欽宗 可不是嗎？他在這裏說什麼今年江淮水災浩大，京城外的災民，來了十幾萬了，你們大臣，都匿不呈報（蔡童面現驚惶之狀），他不是還對我說了你們一大批的閒話，說你們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是不管這些災民的痛苦的，末後，還說到我的不是來了。

朱后 我想那水災的話，總是不實在的，一定是另有用意的。

蔡京 對了，皇后，那簡直是鬼話。他說什麼江淮水災，一定是沒有此事的，據我所曉得的，就只有齊魯一帶的地方，今年確是豐收。我還主張陛下有閒的時候，應封封泰山，以答天庥。

童貫（插說）對！我也有這樣的一個意思。

蔡京（接說）至於說到災民來京的有十幾萬，那更是無穴生風的造謠。約莫有十來天前，我不是同童執政一塊到東門外去打獵嗎？我當時實在是沒有碰見這麼多的災民，雖則我坐在兜子內，但是我的眼睛；當出入城垣時，却又是很明顯地張開瞧着的，並沒有躺着。

童貫對！我也是一樣的瞧着的，並沒有什麼災民。那末我想他這句無因的話，怕就是皇后所謂的‘另有用意’。這個用意，到是值得仔細研究的。

欽宗有什麼值得研究，告訴你們，還不是爲得這花綱石。（以手指案上花綱石）

童貫怎麼？爲得花綱石，又夾七夾八的扯到水災和災民身上去了。

欽宗告訴你們，適才我和皇后在這裏討論花綱石真好！

蔡京 不錯的，真好。（朱后聞言，將花網石一吻）

欽宗 （接說）皇后的意思，是要你們再赴原來出產的海島，購買些大塊的和整個的來建築一個小小的宮殿。

童貫 （驚喜，蔡京亦然）那好，容易辦到，臣等是願效犬馬之勞的。而且皇后和陛下；也應當建築一間花網石宮殿，來享樂享樂的，不過多花幾個錢就是了。（朱后色喜，並以眼色示賞識童貫）

欽宗 可是這宦官黃經，他就存心不和你們相同。

蔡京
童貫
欽宗 （全聲）難道他還敢攔阻聖旨嗎？他就是敢攔阻，因為他沒有道理，所以就夾七夾八的說了一大篇的什麼江淮水災啊！十萬災民啊的無根之談，來恐嚇我，意思是要我把建築花網石宮的念頭放下去。

蔡 京 （冷笑）這真是極天下之奇聞，皇上是一國之主，皇后是一國之母，莫說建築一間花網石宮，就是十間，也是應該的，他反而要攔阻聖旨。要知道皇上皇后，尚不能建花網石宮，那末這花網石又拿來幹嗎？難道要宦官才能建築花網石宮總是不成的？（隨又顧站立各宦官）對不起，這話是對黃經說的，請不要誤會。

宦 官 （同聲）是呢！是呢！蔡執政。（鞠躬如也）

朱 后 （顧欽宗）何如？還是叫他們兩人赴海外購買怎樣？

欽 宗 對！只有海外，才有購買。

童 貫 我還得重問陛下一句，怎麼那宦官黃經，又說到我們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身上來了。

朱 后 得了，得了，前面皇上不是對你們說

了個大概嗎？現在那宦官黃經，又挨了打，挨了罵，你們也不必追索內容了。

欽 宗 對！現在我們要討論的，就是建築這花綱石宮的材料的事情。（向朱后）大約做照你現住的坤寧宮的大小模式成嗎？

朱 后 成。（嬌態）

欽 宗 那就是八畝地基的地板，一丈二，二丈四，三丈六的卅字欄杆，八個加六個，八六一十二個的窗戶。

朱 后 （插說）不！一十四個的窗戶。

欽 宗 對！一十四個的窗戶。（顧蔡童）看你們估計估計，須款若干？

童 貫 （屈指并作口算）八畝地基的地板，八抵八，八八六十四，一百四十四。三丈六的萬字欄杆，三六一十八，三三該九，二百零七。十四個窗戶，就是一五如五，五四得二十，是七十。合

共就是一百四十四，加二百零七，加七十，就是三百七十一萬。（望欽宗）不費！陛下，屈指還用不到四百萬。（注意！童貫作口算時，蔡京須在傍時以咳嗽，手式，眼色，暗示其價須高提）

欽宗 怎麼？三百七十一萬，你沒有算錯嗎？

童貫 （又細唸）八抵八……加七十，……是三百七十一萬。（顧欽宗）沒有錯，陛下。

蔡京 陛下，這是花綱石，請不要與普通土木一樣看待，童執政的計算是不會錯的。

欽宗 （顧朱后）這實在是貴得太豈有此理！太貴了，人民的錢也是困難的，我們就暫行停止購買怎樣？

朱后

欽宗 你不同意嗎？爲甚麼老是不說？（望

着朱后)

朱 后 這又並不是我們窮吳甌武，難道連建築這樣一個小小的宮室，還說得上是給人民以什麼痛苦嗎？

蔡 京 對！陛下，這三百多萬的款子，看起來是很多的，但是攤給全國的人民，每人還不夠一文錢的負擔。像這樣的集腋成裘，我想人民是一點困難也沒有的，何況那書經上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不是很明顯的說天子操天下之心，也就應當享天下之福嗎？

欽 宗 好了，皇后既已決心建築，你們又從旁贊助，難道我還有什麼不肯嗎？你們就早點為皇后購買得了。

蔡 京 貫 童 （全聲）對！對！（皇后微笑）
（一宦宣持奏章倉卒上，）

宦 官 起稟萬歲，這是剛到的一個奏章（上呈欽宗）

欽宗（拆閱奏章，始而鎮靜，繼而惶恐）
哎呦！又來了，這可殺的金兀朮拐子
○

蔡京
童貫
欽宗（全聲）怎麼樣的一個機要？
這是河東鎮守使的一個奏章，報告金
太子幹離不大舉進寇，聲勢浩蕩，請
求朝廷派兵增援。

童貫我看中國人，實在是太不經用了，像
金人這樣的戎狄之邦，怎管他就大舉
入寇，也還不是個鼠竊狗盜的流寇式
罷，就這樣的驚惶得像大有其事的，
實在是表示我們天朝的人太畏縮無能
的弱點了。

蔡京像這樣的流寇，陛下可以高枕不理，
何況他又經過道君皇帝朝連年的入寇
，那兵力的疲倦，也就是不問可知了
○

欽宗對！我也是這樣的想像的，不理他罷
○（將奏章向地下一拋）

朱 后 （以手撫頭）哎呦！怎麼坐久了，話聽多了，頭就悶起來了。

蔡 京 （聞朱后言，轉向童貫）皇后悶了，我們還是下殿去嗎？（起立）

童 貫 是，下殿罷，（起立）明天再朝會來。
○（蔡童向欽宗鞠躬後下殿）

朱 后 （追呼）那裏花綱石，還得請你倆認真辦好。

蔡 京 童貫 （回頭同聲）對！對！不用費心，皇后。（又一鞠躬下）

（蔡京童貫，下至殿外，不見欽宗朱后時，彼此對立相顧大笑）

蔡 京 哈哈……哈哈……哈哈！

童 貫 嘻嘻……嘻嘻……嘻嘻！（蔡童入內）

欽 宗 （目送蔡童下殿後，顧朱后）唉！人家總說爲君好，享樂清閒，誰知道像這樣的端坐朝廷，實在是昏頭脹腦，受苦極了。何況今天又加上黃經那傢伙的搗亂，我想……（欲言又止）

朱 后 可不是嗎？我的頭早就悶得不耐了。
我看往後的事，還是托蔡京童貫辦理
些，自己少上些殿，也就樂得偷閒享
樂一番。

欽 宗 對！以後怕就要依照你這個辦法，不
過今天確是頭脹極了，眼也花了，我
想……

朱 后 你想怎樣？

欽 宗 我想仍舊到後院去，選幾個歌女，來
歌舞一場，開一開悶，你說好嗎？

朱 后 （半晌始語）是歌女嗎？不是那妖怪
的妃嬪。

欽 宗 對！我說的是歌女，是那後院裏我們
平常進膳的時候，她們在那邊歌舞的
歌女。

朱 后 那成，可是也只許是歌女。

欽 宗 對！（顧宦官）你們誰到後院去選幾
個會歌會舞的年青的歌女帶上殿來，
快點就是。

宦官 B 著！（宦官B下）

欽 宗 轉來，（又將宦官B 喚轉）告訴你，
注意！那歌女來時，記得囑咐那門警
，除蔡京童貫兩個人外，無論任何人物，都不准放進來的，記住嗎？

宦官 B 是的！記住了，萬歲。（宦官B 下）

欽 宗 （顧朱后）真苦！像我們爲君的眞苦
！朝坐久了，話說多了，就免不得頭
昏腦脹。

朱 后 可不是嗎？我的頭真悶得要命，幸喜
我尚不曾多多說話。（言訖以花綱石
摩擦其額，復舉起一吻）

欽 宗 （見朱后吻花綱石）像你這樣的喜歡
花綱石，我想這花綱石，應該使你身
體康泰了，怎麼還讓你昏頭脹腦呢？
（笑）

朱 后 （嬌嗔）你不愛嗎？老是說這樣騙人
的話，你坐的可不是花綱石椅嗎？

欽 宗 （起立，雙手拉朱后坐上）好！好！

你愛牠，我讓你坐。

朱 后 不！不！不！（推讓）

（正推讓間，宦官B率歌女四名上，年約十八九，着羅裙，束裝悠悠，如同仙子）

宦官 B （趨前）陛下，歌女四名到了（歌女四名，齊向欽宗朱后跪拜，宦官B退站原處欽宗朱后坐）

欽 宗 （向歌女注視一番）你們仍舊歌往日常歌的那個進餐詞和霓裳舞好嗎？

歌 女 （同聲）好的！萬歲。（又同向欽宗朱后一點頭鞠躬，即開始歌唱，并佐以舞蹈，詞如下）

（詞）橙前舞，終日助清歡，橙板輕聲銀甲緩；醅浮香米玉燭寒，醉眼暗相看。

春殿晚，仙豔捧杯盤，座上風光真可愛！醉裏乾坤分外寬，帝主正清安。

欽 宗 好！好！好！好極了！（連聲鼓掌）

朱 后 瘋了嗎？老龜頭，（報以橫目，表示嫉妬）

（歌女等又轉歌西宮詞，詞如下：）

西宮夜靜百花香，鐘鼓樓頭恨更長！楊貴妃，酒醉沉香閣，……………

……………

……………

……………（此時李綱上，至殿門，

門警阻止其入）

門 警 （全聲）請下，請下，這時刻是不許上殿的。

李 綱 我太常少卿李綱，有要政與皇上商議，幹嗎不可上殿？（半怒）

門警第一 實在是對不起得很！李執政，因為皇上剛才有個命令，叫我們除了蔡童二執政外，誰都不讓放進去，要不是我們又何敢與李執政為難。

（色溫和）

李 綱 （怒聲）什麼蔡童執政！皇上在殿內幹的什麼勾當！（此時李綱已聞見殿內之歌舞）

門警第二 你老別開玩笑，就是皇上最信任的那蔡京童貫兩位執政，難道你老還不知道嗎？皇上在殿內幹的是聽那年青的姑娘的唱歌和跳舞，不用忙，你老也到這裏聽聽，這裏也聽得着和看得見，只不大十分明白。（此時殿內歌舞聲中，又雜以欽宗之鼓掌和叫好聲）

李 綱 （頓足槌胸大嚷）豈有此理！這阿斗，這不知亡國到來之苦的阿斗。河東已經被金人佔住了，這是我剛才得到的一個消息，難道他還不知道嗎？（隨又顧門警）告訴你們，我實在有緊急的事情，關係國家存亡的事情，非上殿不可，而且是不能片刻遲延的，請你們爲我通融罷。（言訖，放步往

殿內奔走)

門 警 (全攔阻)不行！不行！這是不能通融的，通融我們是要受處罰的。(用力往前攔阻)

李 綱 (大怒厲聲)怎麼不行？受處罰有我担保，(用力往殿內鑽)

門 警 (全聲)不！不！不！上不得的。(用力阻住)

(此時殿內又雜以歌聲音樂聲跳舞及叫好聲鼓掌聲，愈激李綱之怒)

李 綱 (大怒)豈有此理！我就是非上不可的，上！上！上！(用力往殿內鑽，此時爭鬧甚力，第一門警，因攔阻李綱，為李綱衝倒仆地)

門警第二 這簡直是不要王法！不要王法！這還成嗎？(大嚷並用力上前攔阻，門警第一則急起奔殿報告)

欽 宗 (見門口鬧聲甚力，顧歌女)門外怎麼這樣鬧得厲害？你們可暫停歌舞罷

！（顯宦官）到底是怎樣的一樁事情？你們也聽得同黃經一樣了嗎？下去探看罷！

宦官 B 著，萬歲，不用探看，就是那李執政

——
（門警第一上）

門警第一（趨前）萬歲，外面的那個李執政，他說有什麼要緊的，急切的，而且是關係國家存亡的公事，再四的要上殿來，攔阻了多回，人都給他闖倒了，看萬歲怎樣？

欽 宗 是李綱嗎？

門警第一 對，萬歲。

朱 后 怎麼？這個搗麻煩的東西，比黃經還要更利害些。

欽 宗 對！這蠻不講情的鐵人又來了，我看你還是領她們（指歌女）先進去罷。

朱 后 對，我就先進去罷！（歌女隨皇后由右門入內）

欽宗（顧第一門簪）請他上來罷。

門簪第一 著！萬歲。（門簪第一下）

（李綱上率爾發言）

李綱 這是怎樣的一個多事的時候？水災的天禍未已，河東又已告失守了，說不定潞州河津都保不住，陛下還在這裏歌舞太平，這真是所謂燕巢幕上，居危猶安，那裡還配得上說‘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以手指屏風上憤言，隨移左壁椅上坐下）

欽宗 不！不！不碍！不碍！你一定是聽錯了，河東並沒有失守，這裏雖然有個告急的奏章，（以案上奏章示之）但是剛才我和蔡京童貫等討論，俱認為是流寇無憂的。水災就只有你和黃經兩人說得厲害，特別是你前回對我說的更危人，所以我才發怒了你，現在我請你不要再提了，所有水災的情形，我也詢問了蔡京童貫了。

李 綱 怎麼？蔡京童貫，這兩個小人，他們是昧着良心，不會說陛下所不喜歡的話的。對這輩小人，我還得要請求陛下，拿出上皇那御筆畫廳上題字的手段，就是說“見不善者，如鷹鷂之逐鳥雀”的一個毅然的手段。（指左壁懸掛之畫廳）

欽 宗 （蹙眉無言）

（一太監持奏章二封上）

宦 官 這是上午到的兩個奏章，萬歲。（上呈奏章）

欽 宗 （當即拆閱，面現憂容）這奏章上午到的，怎麼不即刻送上？

宦 官 萬歲不是說除蔡童二執政外，無論任何人物，誰都不讓放進來嗎？（李綱聞言，現憤怒狀）

欽 宗 那真糟了，河東燕山，已被金人佔下，瀋州節度使梁方平與河南步軍都指揮何灌，都望風逃走，這又怎——怎

麼辦呢？（倉皇之狀，以奏章示李綱）

李 綱 怎麼？難道河東燕山失守，潞州河南，也就不戰而逃嗎？中國人真的只知道作官，不知道守土。陛下此時還信任蔡京童貫說是流寇的話嗎？

欽 宗 從前的事，都不用提了。現在看怎麼樣來應付這個嚴重的局面罷？我呢？差不多變成了個完全失了主張的人了。

李 綱 依我，陛下應拿出主張，積極的籌備作戰，一面還是派遣能人，赴前方督師抵禦，一面就召集各路勤王之師，會同反攻。但這必要的；尤在乎陛下之正法蔡京童貫，而疏遠一切的小人，專意的任用吳敏種師道輩。

欽 宗 一切的事我都可以照辦。只這風聲緊張到這個地步，梁方平何灌等，他們在前方的將士，都聞風逃走，又誰肯

再赴前方去督師啊！

（李邦彥白時中上）

李邦彥 （叩首，白時中亦相隨叩首）聖上康健，聞河東失守，梁方平與何灌都退出潞州河津，京中人心，顛搖極了，陛下聽見了沒有？（坐，白時中亦坐）

欽宗 適才接到警報，正在此與李綱商議辦法。

白時中 那好！李執政有何高明見教。

李綱 不敢，不過剛才和主上討論的結果，還是須派有能幹有聲望的大臣，赴前方督師，死力抵禦。現在正在物色這個人物，兩位來得很好！我看兩位職位既高，官爵又大，正合充任這個職務。本朝的人物，弊端就在好高談，不負責任，一有事變，便聞風逃走，希望兩位大臣，此番能毅然赴前方担負這個重任，誓死報國，以挽回這個

流弊。

李邦彥（起立變色）抱愧得很！我們真是書生，對軍旅學，實在是沒有問過津來，到是李執政多材多藝，不媿本朝第一等角色，（伸手豎一指）我看還是俗語說得好，‘事仗能人’，就請你不要客氣。若是李執政定要官職的話，我很願意拿我的官爵讓賢。（冷刺語，隨坐）

白時中（起立拱手）對！我也願以我的官爵相送。（隨坐下）

李綱請不要動怒，這實在是我們獻身報國的時機，若是李白二位，不願前去的話，我是不怕死的，（以下厲聲）因為我們人類，橫豎是要死的；像這樣的為國抗敵而死，實在是死得芬芳。也不是我要做高官，不過像二位的官爵既高，（指邦彥時中）就好芻馭士卒，以資統召，因為我們的社會，還是個

崇拜名位的社會。

欽 宗 得了！得了！不用辯了，你既願意前去，這是很好的，我當封你以右丞及兵部侍郎之職，使你有全權指揮各軍士。至皇封及節符，我准退朝時一併辦好，明天正式授封。宮中一切的事，我自有主張，而且你的話，我是很願意信任作去的。現在我們就暫行退朝罷！你也得歸家預備預備，早點出發就得。（起身欲行）

白時中
李邦彥

（全起立拱手向李綱）賀喜！賀喜！賀喜台端，榮膺右丞。

李 綱

（起立）階下且坐，（轉向李邦彥白時中）兩位先下，我尚有點小事，要稟明皇上的。

李邦彥
白時中

（全聲）好！好！我們就再朝會罷！（李白下，欽宗李綱仍坐）

李 綱

階下，我尚有一個重複的要求，就是蔡京童貫這兩個小人，這兩個耿君罔

上，蒙蔽聰聰的小人，實在是兩個鬼怨入憤，罪不容誅的國賊，陛下若是必定的要小臣出發禦敵的話，那末就非先把這兩個小人，處以死刑，是不足以激勵士卒，發洩民憤，而號召各路勤王之師的。而且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這輩小人，肆行無忌，也非把蔡京童貫這兩個小人殺掉，是不足以示儆戒的。這裏是我要請求陛下拿出斷然的手段的。

欽宗

李綱 怎麼？陛下還是這樣的猶豫。

欽宗

李綱 陛下，這實在是用不着再猶豫了的，請拿出斷然的手段，那畫上題字的手段，（指右壁畫廕）

欽宗 好！好！我現在也用不着姑息了，（即以御筆書一條‘蔡京童貫，欺君禍民，着分別處死刑，欽此’，當交李

綱)

李 綱 (接受御書跪地叩頭)陛下萬歲，這真是萬民稱快的一件事情，陛下如此，小臣是願粉身以報的，明日皇詔及節符頒下時，臣准即起程，宮中的事，仍望專任吳敏種師道二人，疏遠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等小人。至臣則這次出發，是抱着了妻分莫望夫，子分莫望父的犧牲決心的，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就是小臣今日所期許的。(淚下)

欽 宗 (泣下)祝你前途勝利罷！(起立下殿，李綱亦起)

幕 下

第二幕 延和殿

佈 景

同前，只桌上花網石不見。欽宗坐上，吳敏種師道分坐左右，宦官黃經等四人分站兩旁。黃經額上，尙粘有膏藥一方，係上次肇架擊傷者。幕開

欽 宗 人的才能，看來是不一樣的。像梁方平何灌這輩人，擁十萬之衆，不戰而被金人駭退，一天的光景，便失地到幾千里。李綱到前線不滿三月，就屢戰屢勝，而且收復了河東燕山等失地；聽說現在的金人，已經不似從前那

樣的猖獗了，哈……哈！這裡就是他第三次告捷的奏章。（以案上奏章示吳敏种師道）

吳 敏 奇怪得很！他本是一個書生，偏又長於軍事。聽說金人所最怕的，就是他新練的拐子馬。

欽 宗 可不是嗎？這裡就是他報告怎樣的利用拐子馬克敵的一個奏章。（又舉案上之奏章以示吳敏种師道）到底這拐子馬是怎樣的一個玩兒？這個玩兒是我們在兵法上從沒有見過的。

种師道 （起立）他是不講什麼兵法的，他的就是疊法，這拐子馬就是五人一排，（作手式）五排一連，挽着長弩，坐着馬兒，用的百步法，進則同進；（前進幾步）退則同退，（後退幾步）若是一排受敵，各排都死力營救。老實的說，就是不怕死，而又能共生死。（坐）

吳 敏 只要不怕死，凡事必不至失敗的。關於前方的事，有李綱在，我想是不會再有毛病的了。只各路勤王之師，尚須勞主上再檄催一番就得。目前最要緊的，怕就是今年的江淮水災後的災民，聽說這災民四散逃命，餓死的不少來京的也一天一天的多，這個若不早想辦法，等到他們逼頭無路，挺而走險，那到是影響社會的治安不少。

种師道 對！對！這怕要請主上把皇倉開放才好。

欽 宗 到底江淮今年的水災多大？你們就形容得像煞有介事的！

吳 敏 這確是個空前的大水災，幾百年來未見的大水災，怕的是陛下不肯相信，臣等早就製就有流民圖一幅，這裏固然是簡陋得萬分，但最少也可以看出這個大概的災情（吳敏從衣袖中取出大圖一幅，前獻置案上，种師道亦前，

欽宗起立觀看，吳仲乃將大圖張開着，旁立指點，闕面朝外，在台下可以看得分明）

种師道（以手指地圖）這裏是水過後打毀的田土，這裏是水過後冲倒的屋宇。那邊的就是水過後損壞的禾苗。

欽宗 是呢！是呢！

吳敏（指圖）這些都是水過後無家可歸，無衣可穿；無飯可吃的災民。

欽宗 怎麼這樣子老不像人的模樣？

吳敏种師道（全聲）這是水過後露宿風餐，忍饑挨餓，才變成了這個模樣的。

欽宗（面現悽慘）唉！唉！唉！唉！（搖頭）

种師道（指圖）這裏是水過後溺斃的屍體。

欽宗 唉！唉！（搖頭忽指圖）這又是怎麼樣的怪難看的？

吳敏 這是一個農人，一個饑寒得無奈的農人，出嫁他自己的媳婦的一個寫照。

那個被拖上轎的婦人，就是他自己的媳婦。

欽宗（慘容）怎麼自己的媳婦，也還忍心地把她出嫁嗎？

种師道 人到了饑寒得無奈後，那一事還不可爲。那邊不是個更難看的慘劇嗎？

（指圖）

欽宗（注視种師道所指處，面更悽慘）哎喲！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种師道 這——這是——這是一個水災後的災民，饑餓的沒法，將他的兒子，換着人家的兒子，在那裏殺來充饑的。

（悲悽）

欽宗 怎麼？這是殺兒子來充饑嗎？這殺的可不是人家的兒子。自己的兒子，也不是要給人家殺來充饑嗎？

种師道
吳敏 （全聲）對！對！這就是古書上的叫作‘易子而食’。

欽宗 嘔——嘔（作欲嘔狀）得了！得了！

這可看不下去了。（欽宗坐，吳敏种師道放下圖復退坐原處，白時中率美女甲乙二人上，長者年十六，小者年十四，淡裝素服，國色天姿，白時中趨御座前鞠躬坐左壁椅上，二女站立右壁，垂頭舞弄衣角）

白時中（笑語）呵！陛下，自本年五月江淮的水災發生之後，來京的災民，確也是很多，這兒中却有不少的佳人，這一對（指二女）就是我在這中間挑選出來的，買身價是四十兩大銀，特地來獻給陛下的。我看陛下的後宮，雖則是有三千的佳麗，怕也要推這一對窈窕稱花王了。哈哈！（一笑）陛下，請不要看輕，這真是所謂‘空谷幽蘭，絕代佳人’，要不是今年的水災重大，她家的父母，迫於衣食，恐怕是不容易選進後宮來的，哈哈！（又一笑，作有功當賞之狀）

二女時抬頭以白眼望白時中，表示怨恨）

欽 宗 （目光注視二女）好！好！叫她們上前來，待我問問他倆的情形。（喜狀）

宦 官 （全聲）是！萬歲。（轉向二女）皇上問你們兩位，（二女緩步上前，低首，面斜向殿外）

欽 宗 你們家住什麼地方？

甲 女 我們家住錢塘江。（嬌羞之狀，乙女垂頭弄衣角）

欽 宗 你們是親的姊妹嗎？

二 女 （全聲）是的，皇上。

欽 宗 你們是爲的水災逃難出外嗎？你們的家下還有些什麼人？

甲 女 （似有所感，淚從眼眶內流出，以手巾拭面，乙女亦泣，甲女隨即發言）皇上，這實在是說來很長的，我們是有父母有弟弟的。我們的父親已經五

十，母親也差不多了，而且我們從前也還有一個哥哥的。不幸得很！當我父親四十四的那年，也正是我弟弟出生的第四年，那還是從前的皇上朝裏，有兩個很信任的蔡京童貫大臣，聽說爲了老王購買花綱石，要我家出欸三萬，我父親因爲一時無欸，他們就把我的哥哥帶去，也不知怎樣的，就把他弄死了。（淚下，妹亦淚下，吳敏種師道等亦以巾拭淚，表示同情）因此我們就沒有哥哥了，這兩個奸臣，聽說在皇上登極之日，還慫恿皇上，購買花綱石，建築宮殿，說我們江淮沒有水災。後來聞說皇上的聰聰，已知道他們是媚君害民的奸賊，就把他們殺掉了，這真是一件大家稱快的事情。至於我們江淮的情形，這實在是慘不可言。沿江的田廬屋宇，冲毀得片土無存，溺死的人民，也實在

是不知多少，這些沒有死的殘餘，全都覓食外出，忍饑挨餓的‘‘露宿風餐’’。說起來這個人間的地獄，誰都是怨死不得。我姊妹也正是因為田園毀壞，父母年老，弟弟年幼，才伴扶他們覓活出外。我們要請求皇上的，就是天下多美婦人，皇上的後宮，也不乏佳麗，像我們這樣的蓬門弱女，還得是請求聖上，仍舊的將我們放回，使我們伴同我們的父母弟弟，死在一塊。或者也許我們江淮的幾十萬的災民；全都的死在一塊。（聲咽淚下低頭）

乙 女 我也要回去，我也要回去同爹爹媽媽作一塊住，姊姊。（拉着甲女衣角泣）

吳 敏
种師道 （附耳作細語）這真是一對少年的女鬚眉，愧煞了我們朝中的男子。（淚流欲泣）

欽宗（顧二女）不用着急，我們正在這兒商議救濟的辦法。你既有父母和弟弟在外，我可着人把他們接入扶養，你們的父母親，還是在城外嗎？

二女（同聲）不！（泣下）

白時中適才在我家索取她姊妹四十兩大洋的賣身價值，（白時中指二女，二女怒目以視白時中）大約此時刻還在我家中。

欽宗（顧太監）你們誰赴白執政家中，把他們姊妹的父母親和弟弟接來，說是皇上打發你們去的就得。

宦官（全聲）著。（宦官 B.C. 二人下）

甲女不用，皇上。我們實在是所謂‘妾是庶人，不樂宋王’。我們也曾經唸過了好些的書，知道了有‘女子貞不字’的故事，我們情願跟着我們的父母覓食過活，我們是不願進後宮去的，還是請皇上將我們放回。（聲咽，乙

女亦泣)

吳敏
仲師道
白時中

(全)(掩淚無言，表示同情)

到後宮去，還不好嗎？人家的女兒，
是求都不到的，你們真怪！

甲女 白執政，請你不要侮辱我們女子的人格，你自己不是也有女兒嗎？(正色)

吳敏 我看——————(已被欽宗攔住發言)

欽宗 (攔住吳敏而言)得了！得了！你們暫往後宮休息一回罷，我們還有別的事情商議，等會兒你們的父母就會到來的，也不用着急啊。(顧太監)你可帶她們到後宮去罷。

宦官A 著！(顧二女)你們兩位小姐，(急轉)不！不！娘娘，你們兩位娘娘，請跟我往後宮去。

甲女 不！我們還自要出外好。(低頭搖身)

乙 女 姊姊，我也要出外好。（赴向姊懷中）

吳 敏 （全聲）我看——（又被欽宗攔住發言）
种師道

欽 宗 （攔住吳敏种師道而言）得了！得了！你們暫往後宮罷，不願意，也得要等你們的父母親來到。

宦官 A 對！我們往後宮去罷，（二女初猶趨起不前，繼乃低頭隨之由右門入內）

白時中 這真是兩個小孩，兩個天真爛漫的小孩，這麼小的年齡，驕養慣了，當然是一時間離不了她的父母親的。

种師道 這災民真可憐極了！我看還是請陛下——一面開放皇倉，四處的賑救，一面還得令全國的官僚，減俸助賑，而陛下自己，也須得做樂減膳，以資表率，但最好；還是將那已經伏法的蔡京童貫的家產，全部的沒收，來充作這賑

濟之用，聽說這兩個奸賊的家產，是很豐富的。

吳 敏 對！對！這辦法是再好也沒有了。

（宦官B、C二人，率年約五十之老夫婦上，着灰色襤褸衣，頭髮蓬披，狀甚髒瘦，携一幼子，約十歲，衣服爛破不堪，形同小丐）

宦官B，（趨前）起稟聖上，這老頭子夫婦已上。（欽宗怒目以視，宦官B急轉）
不！不！這老太公夫婦已上。

老夫婦（趨前磕頭，其幼子牽拉母衣跪下）
這是當今的皇爺嗎？我們叨皇爺的福，叨皇爺的宏福，叨皇爺的赦宥，皇爺萬歲！萬歲！萬萬萬歲！（接連磕頭）

幼 童 媽，我餓了，我頭昏了，起不來了，
（伏在地上）

欽 宗 不用！不用！你們快點起來得了。（宦官B、C，將老夫婦及其幼子扶起）

幼 童 （起立欲昏，若毫無力站住者然，用力拉住母衣）媽，我實在餓了，兩天沒吃飯了，我行不起了。（哭聲）

欽 宗 （聞幼童言）呵！你們還沒有吃飯，我們這裡正也有事商議。（顧宦官）你們快點將這兩個老人家，好好的送往後宮，預備飯吃，並且拿些衣服，給他們換好。（又顧老夫婦）好了，往後你們兩老，就住在這裏，有的是吃，有的是穿，不用再到外面覓食了。

老夫婦 （同叩拜）叨皇爺的福，叨皇爺的洪福。（隨起立，幼子牽着母衣哭泣）

幼 童 媽，到底我們吃不吃飯了？我的媽！我實在行不得了，媽！媽！媽！（聲稍長，哭泣）

宦官 C 去，去，到後宮去吃飯去。（拉着幼童手走，老夫婦隨之由右門入，顛倒蹣跚其步，表示饑餓已極，不能支持

之狀)

老 婦 (望着幼童) 可兒！你好好的跟着這老爺伯伯走，現在快有飯吃了。(稍一轉眼，又一蹣跚大步，老夫急向前扶之入內)

吳 敏 這年頭真是要命，幾十萬的災民，全都是逃生無法。像這樣的老夫婦和幼童，又豈止他們三人。唉！(長吁)

种師道 (同聲) 對！對！

白時中 (接說) 這年頭就只有人頭賤，有錢買小老婆的就好。

(一太監從外入，持奏章及銅符獻之欽宗，欽宗拆閱，面現憂色)

欽 宗 唉！這怎麼好！怎麼好！這真是……
……天災兵禍，相連而至。

吳 敏
种師道 (全聲起立) 怎麼！到底是怎麼了不得的大事？
白時中

欽 宗 這是李綱的一個奏章。

吳 敏 （驚訝）怎麼！難道李綱在陣，還有什麼意外嗎？

白時中 我早就知道‘吳凶戰危’，金人是惹不得的，李綱他偏要使性的與他作戰，這兒不用說是又闖下了什麼大禍了？（聳肩微笑，作驕傲狀）

欽 宗 這又那裏怪得上李綱。這裏是李綱的一個奏章，他說太原鎮守使李師本於十三晚叛降了金人，前方的軍心，因之就大大的動搖。十九日，已經收復了的通津，也就驟告失守。聞說這次的通津失守，全都是由於通津的節度使蔡懋，命令部屬不准開放弓矢以抵抗而至。現在通津既已失守，那麼燕山也就是非常危險的。李綱爲避免孤軍覆滅起見，也就由前線退回到幽燕一帶了，這奏章和銅符，就是他拿回請援的。這裏面是說得怎樣的激昂慷慨啊！（以奏章示吳种等）

种師道（趨前接閱奏章，復退坐原處）像蔡懋這樣的毫不抵抗，實在是和梁方平何灌等，是一樣的無用。

白時中 一樣的無用，還不是一樣的無用，又豈止蔡懋梁方平何灌三人。

吳 敏 這話倒是怎樣的說法？

白時中 不是說李綱這回也同樣的退避了嗎？怎麼又只說梁方平他們三人？

种師過 李綱的退避，和蔡懋他們的逃走，那却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讓我來解釋給你聽罷——

欽 宗 得了！得了！現在時勢緊張，我們只討論辦法好了。

（李溫彥張邦昌上）

張邦昌 聽說太原通津失守，李綱也退回燕山一帶，情形緊張極了，陛下知道了沒有？京中的人心，是動搖不安已極。

（叩頭就坐，李邦彥亦叩頭坐）

欽 宗 這裏是剛接到李綱的一個奏章，和請

兵的銅符，現在我們正在這兒討論着怎樣的應付這個嚴重的局面的辦法。

李邦彥 照這個局面觀察，燕山是保不住的，燕山一失，那麼金人便長驅直入，不到十天，便可直搗京都，不消說這帝城是很危險的！所以現在的第一急務，據小臣的意見，還是把太祖以下的宗廟神主，及宮中所有的珍奇古器，傳國寶玩，悉數南遷，以免金人入京時，震及宗社。

吳敏
師道

（全聲）不！不！這行不得的，陛下。
。（以下吳敏一人言）這樣子一遷，那人心就會震動，各路的勤王之師，也就召集不了的。（厲色）

張邦昌
白時中

（全聲）真好！李執政的主意真好！
（以下張邦昌一人言）我還主張道君皇上與陛下及皇后東宮貴妃等，全都南遷躲避，京中則派一大臣留守，一面還須趕快的派人赴金營求和，真的

，愈快愈好。（欽宗起立在棹前行走）

白時中
李邦彥

（全聲）真的，愈快愈好，現在也只有這一條生路。

种師道

求和是行不得的，陛下也只得坐鎮京都，不要再蹈唐明皇幸蜀的覆轍了。

（欽宗又坐下）

吳 敏

對！對！堂堂的大宋，不謀所以自強之道，却急急的作此求和之舉，實在是要李執政才能講得出來。（起立厲色正聲）

李邦彥

（趙前指吳敏）那麼事已這樣，不和你又有什麼辦法？（惡聲）

吳 敏
种師道

（种師道趙前將吳敏李邦彥間斷，同聲）我們的辦法，就是李綱的辦法，（以下吳敏一人言）即一面抽調大軍，援助李綱，死力抵禦，一面即召集各路勤王之師，以圖反攻（以下聲稍厲）我們堂堂大宋，有的是人；有的是

血，只要大衆一心，一以當十，是不愁殺他不退的。（以下種師道）對！對！對！（吳敏坐下種師道李邦彥亦退坐原處）

張邦昌 這都是不按實際的話，古人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看金人自道君皇帝朝，每次入寇，戰無不勝，已經是鍛煉有素，先聲奪人了。即使我們召集各路勤王之師，力圖反攻，我也可斷言是必難取勝的。何況各路勤王之師，現在還沒有消息，遷延時日，就只有自告失計。

李邦彥 對！對！此時也只得請主上作越王勾踐，含痛忍創，與之言和，然後再圖十年教訓，十年生聚，到那時再背城一戰，這真是再好也沒有了。

張邦昌
白時中 對！對！這真是再好也沒有了。（同起立鼓掌）

欽宗 （搔頭注視吳種二人，張口欲言又止）

)

吳 敏 不！陛下！只有作戰好，作戰則我們
‘以逸待勞，以主待賓’，持之以久
，他自然的會不戰而退的。陛下，（
注視欽宗）

欽 宗 （蹙眉無語）

白時中 ‘兵凶戰危’，吳執政說話也得要斟酌
些。

欽 宗 （起立，崢嶸而言）對！對！‘兵凶
戰危’，這個即在承平之世，尚不易談
，何況處此天災臻臨的今日，我已決
定了和議，根本不要用那作戰的主意
。

白時中
李邦彥
張邦昌 （全聲）好！好！好個仁慈的君主。

吳 敏 所謂‘兵凶戰危’者，是教人君莫窮
兵燹武的一個解意。若是人家侵掠了
你的國家土地人民，你也是‘兵凶
戰危’，不求抵禦，那真是再傻也沒有

的了。

張邦昌
白時中

（附耳作譏刺語）好大的吳執政，連皇上都說起傻來了。

欽宗

我已決定和議，是不能把國家作孤注一擲的，你們可不用多說了。（顧吳種二人）我得要問問你們，（顧白李張三人）和議的大臣，就差李稅成嗎？

白時中
張邦昌
李邦彥

（全）成！成！（以下李邦彥一人）

我看陛下既已決心求和，那就除太后東宮他們南遷外，陛下也還可留京，不過我還得請求陛下的。就是第一須召回李綱，示金人以和議的至誠。這並不是我進諍，爲的是李綱性急，怕他在和議期內，再與金人發生了戰爭，那就是影響非小。

欽宗

對！對！這個是不錯的。

（此時內面忽然一陣婦女哭聲，和脚

步奔走聲，愈顯愈明，愈逼愈近）

宦 官 （由內倉皇出，面向欽宗）萬歲！適才宮中聞說通津失守，李綱退却，皇后及太子貴妃等，全都收拾寶玩。太后且將太祖太宗的神主收拾好了，聞已決定南遷避金，現在已經起程出宮。京中各大臣家，也都收拾寶物，載運往南，人心動搖已極，這……這怎麼了得！（惶恐）

欽 宗 這……這……這還……成事體嗎？（起身欲入，跟着太后太子及貴妃及各大臣家眷老幼男女十餘人，由左門哭泣而出，經過殿堂，並擗有太祖高皇帝神位。隨又有挑夫七八人，挑有寶物玩器等，各種各色而出，哭喊聲，與腳步聲，捏拾聲相雜，全場譁然大亂）

李邦彥 （向人叢中一望）怎麼我家的寶物和人兒還不見啊？

幕徐徐下

第三幕 觀政堂

一個廣大的殿堂，陳設極其簡單，上書‘觀政堂’三字，由台下望左壁極處，懸有銅壺滴漏一座，隱約可見，右壁一無所陳。靠壁左右，兩旁各設木椅四只，茶橙二只。正中爲一御座稍高，座上有一御棹及一御榻，均係木質，雕漆頗美。座後爲一屏風，上書待漏院記一篇，字跡分明，台下可見，旁署‘大宋太平興國二年，棘史小吏王禹偁沐手敬撰并書’。屏風左右，各有一門，可資出入。殿外左端

設有一大登聞鼓；上懸一牌，‘禁止亂擊登聞鼓’，時正清晨，漏滴七下，李綱坐在左壁椅上，曲肱斜臥，聞漏聲驚起。

李綱（起立移步觀看銅壺滴漏）漏滴不是七下了嗎？怎麼還不見主上臨朝呢？（復退坐原處，兩腳交靠，曲肱斜臥，發出下列憤慨語）唉！像這樣的朝廷！頹廢到這個地步！實在也不是致強自治之道。就連他們作大臣的，也竟沒有一個來到。（隨又起立在堂中獨自踱來踱去，忽抬頭見侍漏院記，乃企立朗讀）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拉長，並搖頭而以手表示推敲。稍頓，又續讀，聲稍放大）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拉長，搖頭舞手）（以

下爲講演）好！好！好文章！起得好！譬
諭得更好！（又仰首噤緊嘴……噤的
似默讀非默讀之聽不清楚者又三分鐘
，於是又放大聲浪朗讀）（以下一排
句，一推敲，一搖頭，又一小頓）其
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
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
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
進之；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忙退
坐以下又講演）好！好！作得好！只
這幾句文章，不是王禹偁先生，教我
們以應作的事嗎？只可惜我們當今的
相君，那一個能如此，我——我雖然
不是正式的宰執，但是我決如此作去
，而且就從今天表現出來。（隨起立
繞殿蹣跚走，漏滴又……咚……咚……
…咚……咚……咚……咚……咚……
咚的八下，李綱走去觀看，以下講演
）漏滴不是又八下了嗎，怎麼還不見

主上來？（又退回移坐右壁椅上，仍舊觀看待漏院記，以下講演）對了！對了！現今朝中的人，李邦彥張邦昌這些傢伙，就是些這樣的人，（以手指待漏院記，指一句，解釋一句）這樣的報私讐的；（私讐未復，思所遂之）講情面的，（舊恩未報，思所榮之）討姨太太要大洋的；（子女玉帛，何以至之）騎馬坐轎，耍古玩的，（車馬玩器，何以取之）而且他們爛草一坩；臭魚同味，特別是排擠這些好人的，（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他們是不管什麼兵災水災，強權公理的，他們就只知道要乖乖的，好好的，像狐狸精一樣，把主上迷惑，免得他憂愁怨懟。（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辭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稍頓，又起立步行至御座前）

像這樣的奸人，要是皇上信重了他的話，那就倒楣！（聲厲）倒楣！倒十二萬分天下之大楣！（以手指御坐）不消說連這個御座，也要塌台了。（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墮矣；帝位以之而危焉）

（白時中李邦彥張邦昌上，見李綱企立御座前）

張邦彥 呵！李執政怎麼來得比我們還早！又在這裡發什麼牢騷了！？

李 綱 （回頭）什麼牢騷，就在這裏讀待漏院記。怎麼你們來得這樣的遲？（退回左壁坐，張邦昌等亦坐）

白時中 遲了嗎？現在漏滴不過八下多。本來這個朝會，是規定在漏滴七下的，因為大家不守時間，才把他推延到八下，照這樣，我看又非把他推延到九下不可。

李 綱 唉！（抑鬱痛苦之不平鳴，低頭）

（欽宗形容消瘦，率太監四人由屏風邊之右門出，李綱等全起立，欽宗坐，李綱等亦坐，門外站有持刀之武裝門警四人）

李邦彥 怎麼陛下的顏色，比前回要消瘦多了，還是聖躬那裏不舒服嗎？

欽宗 可不是嗎，自從皇后與皇太子，運載高祖神主及宮中寶玩南巡之後，我就感覺到寂寞得要命，這些精神上的痛苦，一天一天的積壓，到如今就消瘦得不成樣兒了。

李綱 像這些，都是陛下自身招尋的。其實皇后和東宮，當日何必出京，現今我還是主張陛下，須派人把皇后東宮等早些接回，就是高祖以下的神主，及宮中的寶玩，也須得悉數運回，以安人心，而奠邦基。至講到金寇的話，那末，我們就只得預備，和他背城借一的拚命。——

欽宗 得了！得了！我早就知道你是個主張對金作戰，而且是非常之反對和議的，所以才把你從前方召回。怕的你在此時期，又與金人發生衝突，那就影響於我們的和議非小。好了，現在我們的和議，只等李稅從金營歸來，謫訂條約了，你可從此不要多說了。

白時中 （揮話，以首窺望殿外）李稅該也要回來了！去了不是將近一月了嗎？

李綱 （起立嚴重）我很知道，陛下之所以急於和議的，完全是一種畏懼金人的心理。其實金人雖號稱二十萬衆。這其中却有四分之三的老弱疲羸，參雜其中，實際能作戰的，只不過六萬多人。（作手式）這個調查的數目，當然是陛下不及知道，而且就是這些大臣，（指李邦彥等）也沒有那個知道的。前此通津失守，完全是由於蔡懋等之不戰而逃，這並不是算得金人的

戰勝，如果我們朝廷——

李邦彥（爭先插說）不是李執政也——

李綱（攔住先說）我很知道，你是要說我也退却了一回的。不過我這個退却，却和蔡懋他們不同，（厲聲）我的退，是因蔡懋等他們退却後，我就限於孤軍獨進，後顧無援的狀況，為保全實力起見，也就有非退不可之勢。現今我們只要堅守前線，步步佈防，靜候各路勤王之師一到，即開始反攻，這是我担保必勝的。前此寇萊公澶淵之役，不是個很好的前例嗎？（坐）

欽宗 我們作事，是要求萬分的安全的。是不能拿國家賭氣，作孤注一擲的。作戰，我是始終不贊成的。

張邦昌（瞧着李綱笑語）主上的意思，是要由衣裳玉帛，來消滅兵戈。很明顯的說出，就是要由會議來消滅戰爭。（李邦彥白時中，聞言點頭微笑）

李 綱 （憤語）衣裳玉帛，這名字是多麼好聽！不過是要出於兩國的協議就好，如果是出於一國的大軍壓境，另一國則畏懼而爲此城下之盟，那就一定的會喪權辱國，而成立不平等條約。（張邦昌等聞言，表示駭異）

白時中 （插話）怎麼李稅還不見回來呢？（引領望殿外）

（李稅上，張邦昌等起立迎接，禮畢各就坐）

張邦昌 （迎頭發言）這回爲國宣勞了，去了將近一個來月，不消說成績是很好的。（笑）

李 稅 （氣憤）別說了！這回只可是勞而無功罷。

李邦彥 怎麼？（驚訝，張邦昌等亦然）

李 稅 那可殺的金兀朮拐子幹離不！當我進見的時候，他就大擺其格的把我們大皇帝拿去犒軍的食品和求和的公文收

受了之後，就命令式的要我匍匐膝行而前。

李 綱 你呢？

李 稅 我呢，也只得忍小忿而就大謀，就這樣的匍匐膝行而前罷。（曲腰垂頭，作匍匐前行狀）

白時中
張邦昌
李邦彥

（同聲）對！對！哈哈——嬉嬉（鼓掌大笑）

欽 宗 吃吃！吃吃！（微笑）

李 綱 嘻！（滿懷憤恨，怒目無言）

李 稅 說起來真也是好笑。像這樣的匍匐禮節，除了向我們的皇上萬歲以外，就連我生身的父母，都那曾享受過。

張邦昌
白時中
李邦彥

（同聲）哈哈——嬉嬉（大笑）

李 綱 （捶胸）唉！這實在是一種亡國的象徵。（又垂頭喪氣）

欽 宗 （視李綱不悅之狀，忙問李稅）到底

那幹離不對和議作如何的表示？

李 稅 講到和議，他就提出了有五大條件：

（一）就是要本朝尊稱他們作伯父；

李 綱 混賬，（茶橙上一舉，起立行走）我只知道國際間要彼此平等，講求親善的，就這樣還有什麼和議可言。（張邦昌等視李綱狀，始而駭，繼而竊笑）

欽 宗 得了！得了！你得須聽他講完。（李綱又退坐）

李 稅 （二）就是要我們繳納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綵絹馬匹各一萬數。

李 綱 （起，繞殿走）鬼錢！鬼！鬼！鬼！鬼！他侵掠我們的土地人民財產，還要我們納幣賠錢，我們的人民，是再納不出來的了，鬼！鬼錢！鬼納錢給他！（怒極）

欽 宗 得了！請坐着再聽下去。（李綱又坐，張邦昌等竊笑）

李 稅 (三)就是要我們割河東中山河間三鎮之地給他。

李 綱 混賬，祖宗之地，打死我都不答應的。
○（又起立繞殿行走，張邦彥白時中彼此附耳竊笑）

李邦彥 且坐着，大家從長計議何如？（面瞧李綱）

李 綱 （冷眼瞧着李邦彥，仍無言退坐原處）

李 稅 （四）四……四……四條等回兒再說罷。（面瞧着李綱）

李 綱 有甚麼鬼！說就得了。

李 稅 ……………

欽 宗 說啦！有什麼不可說的。

白時中
張邦昌
李邦彥 （全聲）說就得了，（以下張邦昌一人）將來如果和議，保不住還要簽字的，難道瞞得住人嗎？

李 綱 （瞧着張邦昌）嘻！簽字，誰敢作這賣國的勾當！（壯厲）

李 稅 （瞧着李綱）四……就是……就是……就是要皇上罷免李大右丞。（以手指李綱）

李 綱 （起立行走）這又什麼說不得。只要其他的各條，全都駁斥，這一條到還可以承認的。（旋又回轉就坐）不！不！並不是我要作官，不過我們朝廷的行政大權，也不許由他來破壞干涉的。

張邦昌
白時中
李邦彥

（彼此竊笑，並附耳作細語，似表示諷刺李綱留戀官位之意）

李 稅 （五）就是在各條未實現以前，還得要皇太子與大臣，赴他們金營作質。這五個條件，是分毫都不可變更的。其他附帶的條件，就是要所有官民公私的寶物玩器，全都盡量的搜集供納；所有國內的年青美女，也都要盡量的挑選奉送。其實這何曾要奉送供納，他們那營中的寶物玩器，已經擄掠得

無乎不有了。而且那姦淫狠褻的行爲，也實在是同禽獸一樣的不堪寓目的。

李 綱 （憤起赴御座前）陛下，這行不得的，這些條件如果遵行了，那就是比亡了國還要過分。（又向張那昌等）諸位，這些一條都答應不得的，要知道這金人是貪婪無厭的，我們就只有和他拚命；而且我們的人民和士卒，全都是氣憤到了絕境，主張對金作戰的。不信，就請看我探問這門警罷。（下殿問守衛之門警）你們是主張死守社稷？還是主張納些錢幣，割些土地，給金人求和啊？

門警等 （全聲）我們是主張死力作戰，犧牲一切的。我們是不願拿我們的父母妻子，田園廬舍，給敵人蹂躪的。（聲悲壯，張那昌等聞聲失色）

李 綱 （鼓舞）好！好！有這樣的民氣，國家是不會亡的。（淚下，李綱上，宦

宦官一人從殿外入，持奏章獻之欽宗）

宦官 這是剛才送來的一個急要的奏章，外面有三個十字，萬歲。

欽宗 （拆閱，面呈倉皇憂狀）怎麼！金人又進至燕山以南的一帶了，梁方平的軍隊，昨天竟全部退至離京不過三百里遠的地段了。這裏就是梁方平報告總退却的一個奏章。（以奏章示衆）

李綱 （起立厲聲）金人已着着前進，步步進逼，而朝廷猶酷信和平，毫無準備，我實是不忍見此亡國的慘劇，（仰天大號）天！先帝！藝祖！（隨昏倒於地，口喃喃猶作下列斷續之呼聲）
四——夷——未——附——
——倭——人——在——朝——）

欽宗 （見李綱昏倒，忙下殿探視，張邦昌李邦彥白時中及宦官等俱叢至圍觀，欽宗曲腰，以手按李綱額）不碍！不碍！（顧宦官）快點把他抬進，叫大

夫耿南仲好好的給他調治就得。(宦官等將李綱由屏風右門抬入，欽宗仍回御座坐，張邦昌等亦退回就坐)

李邦彥 像這樣的熱忱愛國，實在是難能可貴，只不過是書生本色，對國際間和社會上的實際情形，隔閡得實是太遠了。

張邦昌
白時中 (全聲) 對！對！哈哈……………嘻嘻
(笑)

欽宗 情形又緊張到這個地步，到底我們對他這五個條件，還是怎樣？

張邦昌 這五個條件：第一個，我看是不成問題的；因為越王勾踐，他當日不是也曾向吳王，自稱臣妾嗎？那麼我們今日的稱人伯父，是要優過於他的幾倍了。第二個，關於繳納錢幣的問題，到較為困難；但是也只得勸諭我們的人民，忍痛含創的湊就。第三個，我看就是把河東三鎮割給了他，也不過

是把這三鎮的土地賦稅歸屬了他！那人民還不是我們大宋的嗎？怕的就是第四第五兩條，這到是有點難乎爲情。

李邦彥 對！對！我也說只有四五兩條最難。

欽 宗 這到是一點都不困難的，因爲李綱的兵部侍郎一職，在當日把他召回的時候，不是就同罷免了的一樣嗎？剩下的這個有名無實的右丞，我們爲求國家的安全起見，也不難把他一紙褫奪的。至講到太子，我是決定把他召回出質的；只你們大臣，誰願意伴他出質。

張邦昌 國難至此，我深願意，我是不惜犧牲的。

欽 宗 好！好！那真好！那我們就這樣的決定好了。

（外面的一陣口號聲）反對與金妥協！打倒畏懼金人的心理！實行宣布對金作戰！任用李綱！武力收復失地！

打倒賣國賊張邦昌李邦彥白時中！農工商學兵大聯合！（愈喊愈近，逐漸齊集殿外，擁擠排站，手執五色小紙旗，上面書寫所呼口號，飄揚空中，農工商俱有，尤以學生爲多，並大槓殿外之登聞鼓）

門 警 （一門警從羣衆中擠出奔殿上）萬歲，大學生陳東丁特起等三千餘人，連同農工商共萬人，在此伏闕上書，請求萬歲接見，這裏是他們的請願書和傳單。（呈獻請願書和傳單於欽宗）

羣 衆 （口號）打倒金人侵掠主義！反對與金妥協！打倒畏懼金人的心理！實行宣佈對金作戰！任用李綱！武力收復失地！打倒賣國賊張邦昌李邦彥白時中！農工商學兵大聯合！（又是一陣口號並雜以轟打登聞鼓聲）

欽 宗 （接受請願書閱畢，當以硃筆批‘‘着派李邦彥前往答覆’’九字，顧李邦彥

）你可代我前往相機答覆（將請願書和傳單遞交李邦彥）

李邦彥 是的！陛下（李邦彥接受請願書下殿，欽宗等仍舊在殿上謫議，細語不可聞，宦官已先安置一高棹在羣衆前，邦彥出站棹上，開始向羣衆演講）諸位，適才主上在殿上會議國事，特地命我前來答覆，（話甫始，羣衆即一片呼打之聲）

羣 衆 打！打！打！打死！打死李邦彥這個狗彘不食的王八，（以上爲雜糅聲，以下爲口號，并雜以轟烈之登聞鼓聲）打倒賣國賊李邦彥；打倒金人侵略主義！反對與金妥協！打倒畏懼金人心理！實行宣佈對金作戰！任用李綱！武力收復失地！請皇上親自負責答覆！農工商學兵大聯合！（此時一羣民衆，已將李邦彥從棹上拉下毆打，宦官等將欽宗從右門擁入，張邦昌白

時中亦隨之由右門入)

陳東
丁特起

(手持小紅旗，率糾察隊多人，及宦官門警數人，從羣衆包圍中，將李邦彥奪出釋放，李邦彥由右門逃入，陳東丁特起復轉向羣衆)請守秩序！請守秩序！(以上陳東一人言)秩序！秩序！請大家注意秩序！(以上丁特起一人言)

羣衆

(口號)打倒賣國賊張邦昌李邦彥白時中！打倒金人侵掠主義！……………

……………
(又是一陣口號，並雜以轟烈之登聞鼓聲)(口號詞如前)

陳東
丁特起

(站立棹上，揚旗高呼)(陳東)秩序！秩序！請大家維持秩序！(丁特起)請注意秩序！注意秩序！我們的目的，是要主上親自出席答覆。(此是羣衆肅靜，陳東丁特起亦由棹上而

下，羣衆中，又忽現有散發傳單者，各人接受傳單後，有閱覽者；有朗讀者，有彼此指着傳單而談者，有接讀傳單而憤慨者，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傳單詞如下：

天邊客子未歸來，玉關九門何窄塞！
大臣列地過沙場；鐵騎憑河又馳突。
官呼點兵催上門，居民袞袞聞巷奔，
請和諱戰坐受縛；焉用倉卒徒紛紛。
黃河一千八百里，沙塞樹長險難恃，
官軍望敵散如烟；塞上胡兒履平地。
大臣持祿坐廟堂，小臣血奏交明光，
胡兒笑呼一彈指；公卿狀如鹿與獐。
明明大漢亦有臣，誰謂舉國更無人？
賈生絕口休長慟！用者不才才不用。
（此時正羣衆注意傳單之際，忽宦官一人由內出）

宦 官 （向羣衆）主上請你們推舉代表赴內去聽候答覆。

羣衆 不！不！擺什麼格，叫他快點出來就是。（以上嘈雜聲）打倒賣國賊張邦昌李邦彥白時中！打倒畏懼金人的心理！……………

……………（又是一陣同前的口號聲，并雜以轟烈之登聞鼓聲，約三分鐘後，欽宗始率太監四人，兵士四人由內而出）

陳東
丁特起

（見欽宗出，忙向羣衆高呼）請守秩序！請守秩序！現在皇上已出，請大家注意秩序！（羣衆靜，欽宗站立棹上，對羣衆演說，張邦昌白時中二人，亦緩步由右門出，站立殿上，時翹首探望殿外羣衆，當羣衆肅靜聽講時，彼二人則附耳細語，當羣衆鼓掌時，彼二人則放聲大笑，當羣衆高呼口號時，彼二人則惶恐駭異，種種小人驚惶喜樂，不可推測之怪狀）

欽 宗 （講演）我最親愛的羣衆們！你們這種愛國的熱忱，是最純潔最高尚的。我對於你們所提的各點，在可能範圍內，是很誠懇的接受，而且是願盡力去做的。（羣衆鼓掌，張邦昌白時中在殿上大笑）古人說得好，‘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我今天就是秉着這個國君死社稷的意志去做的。（衆鼓掌，張邦昌白時中笑聲更大）我最親愛的民衆們，請你們不要誤會，不要懷疑；不要離開了我們君民一道的戰綫，你們的提案，我是接受了，不過有些是不便宣佈的；有些是還須慎重攷慮的，有些是——

陳 東 還是請主上逐條的負責答覆，莫作空洞的講演。

丁特起 對！對！請主上負責的逐條答覆。

羣 衆 打倒欺騙民衆的滑稽答覆！打倒畏懼金人的心理 ……………

.....

.....（又是一陣口號，並雜以轟烈之登聞鼓聲，張邦昌白時中在殿上呈恐駭不安之狀）

欽宗 親愛的民衆們，望你們不要予我們在上者以難題，你們也須得細心觀察事實。例如你們的請願書第一點，請朝廷即日宣佈與金人作戰一層，那是怎樣的沒可能性，你們也不難細心看到的。

羣衆 不！不！不對！怎麼不可辦到？打！打倒！（以上爲嘈雜聲，以下爲口號，並雜以轟烈之登聞鼓聲）打倒畏懼金人的心理！武力收復失地.....

.....

.....

.....（口號同前，此時欽宗戰慄，張邦昌白時中亦恐怖萬狀，在殿上行走不安）

陳東
丁特起

請守秩序！請守秩序！我們仍舊請主上作圓滿的答覆。（群眾靜，欽宗亦安定，張邦昌白時中在殿上附耳細語）

欽宗（躊躇一回，忽厲聲）好！好！你們要我任用的是李綱，現在我準依照你們，任用李綱，一切事與李綱商議而行好嗎？

群眾（狂呼）好！好！（以下口號）任用李綱，打倒金人侵掠主義！打倒賣國賊張邦昌李邦彥白時中！武力收復失地！打倒畏懼金人的心理！實行對金宣戰！皇上萬歲！靖康萬歲！民衆勝利萬歲萬歲萬萬歲！（整隊陸續外出沿途除呼口號外，並時間“學生們到軍隊中去！到李綱拐子馬隊去！”的呼聲，欽宗仍退回殿，張邦昌白時中拱手迎迓，甫就坐。李邦彥亦出，坐左壁椅上。此時宦官等三四人竟收拾

殿中陳設站立以答覆之木棹，由右門抬入）

張邦昌 像這樣的暴民變亂，實在是有史以來未曾見過的稀奇！

欽 宗 （搖頭）唉！唉！唉！唉！真兇勇！這些丘九的學生老太爺。

李邦彥 這些全都是李綱暗中指使所玩出的把戲，幸虧我跑得很快，要不是連腦子都給他們摔破了，（以手指頭）

白時中 這些都是蜀洛的餘黨。和王安石的新學說，才造成了這一班天不怕，地不怕，王法不要的暴亂子出來，我看最好還是請主上把王安石這種學說禁絕，教他們學生，多多讀些孔聖人的書，因為孔老夫子，就是個主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服從主義者。孟子就又有什麼‘民為貴君為輕’的革命理論了，孟子的書，也應當禁止。到是書經，又是主張‘惟辟作福，惟

辟作威’的提高君權者，那到還可以讀讀。

張邦昌
李邦彥

對！對！（鼓掌大笑，欽宗亦報以一笑）

欽宗（以宣言示衆）這東西到不知是誰作的？這傢伙真厲害！

宦官B 是那傳單嗎？萬歲。

欽宗 對！你知道是誰作的。

宦官B 聽他們說是那個大學生胡處晦作的。

欽宗 呵！是胡處晦嗎？這個王安石第二，他不是曾經上過萬言書給我，我曾經見過他的。這凶鬼呢！我不作作給他看，監禁他三年又六月，他總是不識朝廷的威信的。好！沒什麼事了嗎？我們就退朝罷。（起身作欲行狀）

李邦彥（忙起立）呵！陛下！請坐。（欽宗坐，邦彥亦坐下）我還記得有個提議，就是前面金人所定的第二條，不是說要我們納些錢物馬匹等給他們嗎？

我想我們正名定義，這納字務須改稱獻字。因為獻者獻也，雖為尊稱之詞，却没有含應盡義務之意。若納字，則人民對於君上，有納稅之義務，便形成了權利義務的對待名字了。

白時中 對！對！應一律改稱獻字好，不要用納字了，以後我們的車馬錢物，全都是獻給金人的。

欽 宗 我看這個到無關重要。

張邦昌 這個文字的修改，到是很值得推敲的。我的意思，還是主張用納字；因為古者結婚納禮納吉，都是男對女之稱，又書經上，不是也有‘夙夜出納朕命’的一句。這都可以證明不是對尊者使用之名字。那末我們再看獻字，左傳‘晉侯獻楚俘於王’，這獻字可不是又變成了下對上，卑職對尊貴之使用的字眼了。

李邦彥 我的主張，還是改用獻字，不用納字

爲好，理由就是——（話未及畢，
一宦官上）

宦 官 起稟萬歲，梁方平的軍隊，已退至城
下了，聽說金人也隔離不遠，馬上就
會追上來了。

欽 宗 怎麼？馬上——就——會——追上——
——來了。（起立行走，宦官隨走）

白時中 囉……囉……囉，我家的那口肥
豚怎樣？（倉皇出走，作喚豚聲）

張邦昌 哈哈！哈哈！（大笑從容而入）

李邦彥 獻呢？納呢？（驚駭失常，呆立
若木雞）

幕急下

第四幕 金人大營

佈景

一個大營，營門口站有荷刀負戟之兵士四人，兩旁排立，狀甚雄糾。營房內設有一棹，棹之上方有一椅，（即前延和殿之花網石棹椅）棹上置有大地圖一副。（即割劉河東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圖）營之左右兩壁，偏掛刀劍弓矢等武器。營之後壁，左右各有一敞開之門，由台下可望見，內中收藏宋室寶玩布帛及美女等，並時有兵士來往，棹之後壁，懸有延和殿之欽宗畫像

一只，兩旁插有大旗，旗上書有一大
“金”字。幕開，幹離不衣戎服，佩
寶劍坐上，棹下有衛兵四人排立。

幹離不 衛兵！給我把宋太子和張邦昌帶上。

衛 兵 著（衛兵二人下）

幹離不（披看案上地圖）像這樣的大好河山，
我萬不料竟能夠把她一手拿來作戰勝
品的，哈哈！（大笑自豪，並將佩劍拔
置案左，衛兵二人亦微笑，幹離不隨
又注視地圖，約二分鐘後，衛兵二人
，帶着宋太子和張邦昌上，俱服平民
素裝，宋太子行前，貌甚消瘦，狀極
可憐，張邦昌行後，色喜悅，甚寬慰
，抵營門口，宋太子望見幹離不戎服
在上，又趑趄不前，回頭望張邦昌）

張邦昌（見宋太子回頭相顧，乃吟詩如下）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
爲乎泥中！（吟聲甚細）

衛 兵（催促）行！行！不要望着唱歌，又

忘着行動了。（宋太子張邦昌俱行至營中，長跪棹下）

幹離不（望着宋太子張邦昌跪下，乃起立）得！起立就得！（衛兵將宋太子和張邦昌扶上，宋太子靠左壁站立，張邦昌靠右壁站立，幹離不又復坐下）

幹離不（望着宋太子顧盼自語）凱勝的將軍就是這樣，戰敗的太子就是那樣！（以手指宋太子，隨又將案左寶劍，移至案右，宋太子戰慄萬狀）

張邦昌 這固然是將軍的凱勝，但那裏是宋朝的戰敗。

幹離不 笑話，不戰敗你們又怎得割地賠償。

張邦昌 這也要請將軍回憶就知道的。

幹離不（沉思，忽作憶起狀）對！對！你也是很有功的，你爲我們購買游民，搗亂他們的後防，你給我們探聽了他們一切真確的消息，你極力的主張和議，以及一切的一切，你無不協助本朝

，誠然的，你是很有功的。（顧衛兵）你們快點去找個座位給張大臣坐下，也還得同樣的給宋太子一個座位。（以眼注視宋太子，宋太子此時竟怒目瞧着張邦昌，聞言愈羞澀無地）

衛兵 著！（衛兵二人下）

幹離不 （觀看地圖，忽又抬頭）我且問你倆，那太原不是也包括在這河東三鎮之內的，為什麼你們這圖上，竟把他遺漏了。

張邦昌 那可不成，那確是不在這河東三鎮之內的，陛下。

宋太子 對！那是不在這三鎮之內的，陛下。（鼓着勇氣說）

幹離不 （微怒）什麼？你們真糊塗！那條約上不是明白載着的，你們以後須尊稱我們爲伯父嗎？又有什麼“皮靴”？（又將案上寶劍移動，宋太子驚駭萬狀）

張邦昌 陛下，（隨即急轉）呵！不！伯！伯

父，不是‘‘皮靴’’是叫作‘‘陛下’’。
。我們朝中的叫‘‘陛下’’，就等於伯父朝中的稱‘‘可汗’’，是一樣的尊榮。
。

幹離不 不！以後還得遵照條約，改稱伯父就得。

張邦昌 對！伯父，以後遵照改稱就是。（宋太子羞紅無言）

（衛兵二人，先後由左壁門內，各持一椅出）

衛兵甲 （將椅倒放置宋太子身前，復作譏刺之語）坐呢，難道作太子還沒有坐夠嗎？

宋太子 唉！（羞愧無地，作長吁聲，又輕輕的將椅移正坐下）

兵士乙 （以椅置張邦昌旁，發下列鄙夷之聲）坐着罷，張大臣呢。（張邦昌坐）

幹離不 那麼這太原是的確不在這三鎮之內的。
。

張邦昌 對！陸……（急轉）……伯父。

（此時微聞內面有女子哭聲，並於哭聲中，雜以罵聲，惟不大分明，跟着一兵士由左門內走出）

兵士 （趨前軍禮）報告將軍，昨晚上捉來的那個姑娘，不是承將軍的吩咐，給我們大刀營周營長作姨太太嗎？可是我們營長尋她開心的時候，她老是不理會，反而是哭哭泣泣，罵出了許多聽不了的話——什麼禽獸呵！畜生呵！現在她又自尋死路了。

幹離不 （怒）蠢才！堂客們的事，也得要問我，他們有刀在手，還愁她不理會，殺她不死的嗎？你媽的，快點滾開。
（兵士入，宋太子驚駭萬狀，幹離不又取案上寶劍觀看，以拇指按擦其鋒，隨又笑語）哈哈！天下惟英雄能愛美人，亦只有英雄能殺美人，這個寶劍，前七日不是殺了兩個美人嗎？殺

的是？——（又將寶劍收藏於佩帶身旁之劍鞘內，作回憶殺美人之狀）

（以下爲營中左右壁門內發出之聲音動作）呵！天呢！呵！佛呢！我們是人，我們寧死不願跟你們這班畜生過活，畜生呢！快點把我殺死，痛痛快快的把我殺死。（一個女子的哭聲）哈哈………倒地了，快點叫營長來。（一個兵士的笑聲）

哎呦！又掙扎起來了，這貨。（又一個兵士的聲）

呵！畜生呢！我要殺死你，呵！畜生呢！我要咬死你。（一女子很激厲的罵聲）

（跟着就是蹣跚的脚步聲，如萬衆赴敵之聲，顯實表示一女子，不願給兵士姦污而掙扎者，從台下還可以望見一羣兵士，圍攻一女子的影，時而由左壁門口一現，時而由右壁門口一現

，如同電影）

幹離不 （聞內面聲，怒極，面朝右壁門口）
得了！得了！不願意就把他殺了好，
（又拔劍案上）有的是美女，再捉幾
個來就得。（宋太子戰慄無言）

張邦昌 呵！陛下，（急轉）呵！伯父，呵！
伯父陛下，這些弱質的女子，還得要
請陛——（急轉）呵！不，還得要請伯
父可憐她們一番，她們是無智識的。

宋太子 （叩頭）對！對！請伯父爲她們保全
些廉恥和生命。（叩頭畢，復起立就
坐）

幹離不 （怒）甚麼生命廉恥！她們還時常用
痛罵來侮辱我們，我們又不是頑石的
無知，誰能夠忍受她們的痛罵，我看
她們這樣的痛罵，就不是顧廉恥，準
備着拿自己的生命來開玩笑的。

張邦昌 是呢！是呢！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
。實在是受不得憐恤的。

此時外面‘統’的一聲大砲響，宋太子抱頭欲竄，張邦昌亦不知所然，跟着就是‘打低……低打低……低打低’的一陣號聲）

幹離不 （顧張邦昌）這不是午砲嗎？怎麼你們的徽欽二帝，還不見來營謝罪呢？可不是規定了今天午砲時間來營嗎？

張邦昌 陛……不！不！伯……伯父，他們怕就會來的嗎。

幹離不 不來也罷，我們只好再加派些人，到城外去縱火，并且多多的把他們的墳墓掘發，拿屍體從城上拋下，激起了他們把城門開放，捉來就得。（又將案上寶劍移動，隨放下）

宋太子 這可行不得，陛下伯父。（戰慄）

（此時門外忽進來兵士多人，率中國游民一羣，該游民等均着短便衣，手持放火之草包及弓矢鏟鋤繩索等入營）

兵士之一 （向幹離不軍禮）報告將軍，南門

外一帶的居民，全都逃走盡了，所有的房屋建築，也悉數的給我們燒燬個無存。伴南門外一帶的宋朝陵寢，差不多也發掘了一百餘塚，完結。（宋太子聞言淚流）

幹離不 你們取回有銀錢美女寶玩等物嗎？
兵士 （全聲）沒有！人都逃走淨了，剩下的幾座空房，那裏還有銀錢美女寶玩。

游民 （全聲）沒有！真的沒有！將軍呢。
幹離不 得了，你們暫且下去罷。（兵士及游民等俱下，游民中有一瞧見張邦昌者，乃拉着另一游民二人，企立詢問）
游民之一 （認識張邦昌者）呵！張大臣，你好嗎？

張邦昌 好！（笑語）

游民之二 （向游民之一）你怎麼認識他呢？

游民之一 好目力，你就不認識他老人家嗎？
就是介紹我們到這裡來工作的張大臣

，聽說他老人家這次爲金朝出力甚大
，將來還會封我們宋朝的皇帝的。我
們也要叨他老將來的洪福照顧。

游民之二（忙下地叩頭）請恕罪，張大臣呢
，小的有眼不識泰山，千萬請你老不
要記懷。

張邦昌（扶起）下去呢，將軍還有事要與我
商議。

游民 是呢！是呢！（游民二人下）
幹離不（顧張邦昌）他們怕不會來了嗎？我看
還是你回朝去，勸他們父子早些來營
謝罪，免得我發怒罷。我們大金皇帝
，顧念你從前探聽消息，主張和議，
及購買游民搗亂等等的功勞，像還是
忠誠可靠，已決定冊封你作宋朝的皇
帝，將來再由大金皇帝，派一個顧問
，協助你處理一切。這裡有我們大金
皇帝冊封你爲宋室的皇帝的一封皇詔
，以外尚有你們宋朝送來的玉璽，你

可持此回去接受王位。(顧衛兵)快點
進裏面去拿出那皇詔和玉璽來。——
全都是放在我那口皮箱裡。

衛 兵 著！(發問)是不是宋朝進獻的那口
花綢石嵌成的皮箱裏？將軍。

幹離不 (命令式的)是的，快點連皮箱拿來
罷。(兵士一人由後壁左門入)

張邦昌 (一拜)謝謝陛……(急轉)伯父朝
廷的恩。(宋太子咬牙怒目，以手偷
爲指責而不敢言)

幹離不 不！望你以後，還得要矢心忠忱些。
你尤須記得的，這是我們大金皇帝的
慈悲，願意言和，你回朝後，務須將
此意告慰人民，叫他們大家焚香禮佛
，爲我們大皇帝祝壽。

張邦昌 對！對！那自然的。(又一叩頭，宋
太子咬牙怒目已極)

宋太子 唉！(長吁，又垂頭)
兵士一人，捧花綢石嵌成之皮箱一口

由右門出放幹離不掉上)

幹離不 (起立將案上寶劍，收藏佩帶之劍鞘中，然後開開皮箱，將皇詔玉璽取出，再將皮箱遞給衛兵，衛兵接收，復由後壁左門捧入)(顧張邦昌)你可把這個領了，即刻回朝，記得要緊的，是要他(指宋太子)祖父和父親來營謝罪啊。(以皇詔玉璽交張邦昌，宋太子半憤恨，半惶恐，垂頭無言)

張邦昌 (叩頭)記得的，伯……伯父，那我就收拾回朝罷。(起立從容收拾玉璽皇詔等)

幹離不 衛兵，給我把宋太子帶下去，

衛兵 著。

(衛兵一人將宋太子帶下，其時適值張邦昌亦收拾完畢下，張邦昌行前，宋太子行後，宋太子咬着牙齒罵張邦昌)

宋太子 張邦昌你這個漢奸呢！(聲不甚大)

張邦昌（回頭報以橫目）徽君之故！胡爲乎……？

（張邦昌宋太子俱下）

（吳士一人由外入，趨前軍禮）

吳士 報告將軍，宋朝的徽欽二帝到了。

幹離不 呵！到了嗎，帶進來就得。

吳士 著。（下營）

幹離不（驕傲）管他媽的，皇帝今天非拜我不可。就連皇帝的父親，也得要拜我。

（一兵士引着徽欽父子及宦官黃經等四八上。黃經額上有一大疤，係第一場欽宗用筆架擊傷者。徽欽衣平民服，見幹離不，忙曲腰欲跪，黃經站立其後，以雙手分別拉住徽欽之後裾，表示不讓其跪下，有玷尊嚴，結果因欽宗用力猛撲，將後裾扯斷跪下，徽宗亦跪下，黃經等呆立不拜）

幹離不（起立）太客氣了，起來坐下便是。

· 徽 欽 （全聲）謝謝將軍的大恩。（徽欽起立坐下，幹離不亦坐，黃經等四人，站立徽欽後）

· 黃 經 （站立欽宗後，以手點欽宗背，催促其作正常之發言，欽宗搖身拒謝，經卽迎頭而言）將軍，我們的皇上已到營謝罪了，還得請將軍馬上把他們放回，以安人心。

· 幹離不 不！我們金皇已冊定了張邦昌代理宋朝的皇帝了，你們不要過慮，而且我馬上還可命宋太子回朝。（顧衛兵）你們讓宋太子回朝去罷。記得的，是要叫他回朝後，火速的籌備三十萬銀幣，來作他祖父和父親的膳費。（徽欽現惶恐狀）

· 黃 經 我們有的是現在的皇帝，爲甚麼又要扶立張邦昌來代替？

· 幹離不 這些全都用不着你們參議，要緊的是趕快的寫信回去，籌集三十萬的膳費

。不然，就恐怕會餓着的。

徽 欽 （同聲）吁！願世世的子孫，無再生身帝王的家庭。（流淚，黃經等亦流淚）

幹離不 不用着悲，這裏有的是穿吃，將來還可以到我們金地去鑑賞風光。

徽 欽 （同咽聲）不！將軍，我請你——

黃 經 （攔說）將軍，我想先帝的陵寢，和社稷宗廟的重要，二帝是萬不忍而且是不能久留和他去的，現在已經來營謝罪了，還是請將軍把他們放回罷。

幹離不 （怒）不用多說了，這疽子真可惡！
（以下顧徽欽，聲和緩）我且問你父子，這裏所收到你們的寶玩，據張邦昌說，不過是三分之一。

欽 宗 不！將軍，所有的寶玩，全都搜集獻——不！不！納——全都納給將軍了。

徽 宗 不錯的，全都納給將軍了。

幹離不 張邦昌不是說徽宗，（以手指徽宗，

徽宗驚駭莫名）你就是徽宗嗎？你就是這個畫廳的徽宗嗎？（指後壁畫廳）

徽宗 對！將軍呢。（驚異並有無窮之感慨）

欽宗 是的，他就是我的父親徽宗。（驚異得莫名其妙）

黃經 這就是我們的太皇啊。（強硬）

幹離不 張邦昌不是說你，——徽宗，運着先帝的神主南巡時，曾載去了好些的寶玩嗎？（徽欽父子及黃經等俱驚異憤恨）

徽宗 不！不！後來全都運回——

黃經 （攔住說）不！並沒有那麼一筆事的，這全都是張邦昌的瞎說。

幹離不 像這樣的花綱石，（指花綱石棹）你們還藏有多少？

欽宗 沒有了，有的全都獻——不！不！納……有的全都納給將軍了。吁！（說畢垂頭，一似觀此花綱石棹，有不勝今昔之感者）

幹離不 不是說你們朝中，還有個花綱石嵌成的七寶溺器嗎？爲甚麼不見送來？我想拿回去給我們大皇帝享用。

欽 宗 那是有的，將軍，只要大皇帝陛下，不嫌褻瀆的話，我就馬上着人拿來就得。

幹離不 （怒）那條約上不是訂定的要叫伯父嗎？你們又有什麼‘皮靴’了。以後你們父子，記得稱我們的皇帝作伯父好了。

欽 宗 對！對！將軍呢。

黃 經 （咬牙）嘻！張邦——罪——死。
（此時外面忽進來一兵士，跟着挑夫四人，滿挑着寶玉布匹等）

吳 士 （趨前軍禮，挑夫將擔放置營中）報告將軍，這裏是四挑的寶玩，有的是珊瑚樹，有的是玳瑁梁；（以手一件一件的搬出看）有的是很古很古的周盤；有的是很美很美的花絹，全都是

從東城外一帶搶來的——是我們幾個
弟兄搶來的。那兩挑是些——

幹離不 得！得！拿進去好好藏起來就得。

兵 士 著！（兵士又將物件搬進挑擔中，引
着四挑夫由後壁右門入）

（此時外面又有四兵士擁着 A, B, 二
女至，貌頗美，服中人裝，年約十八
九）

兵 甲 給我親親，心肝。（抱着A女一吻）

兵 乙 他老了，（指兵甲）不配作你的丈夫
，給我親親，我的嬌！（奪回A女一
吻）

A 女 （細語怨聲）畜生嗎？（表示反抗）
兵丙兵丁，則蹂躪B女，或強之接吻
，或摸搔乳頭，醜態百出，B女亦死
力抵抗，此時站立棹下之衛兵，亦時
以手偷着拖摟女子）

黃 經 （憤語）像這樣，簡直是禽獸之不如
了！我實在不忍見此種獸類，唉！（

取壁上刀，用力自刎倒地而死）（此時徽欽亦流淚，全場空氣緊張）

幹離不（厲聲）他媽的，這疤鬼，自討死的。
。（轉向兵士）好了！現在我們的寶物玉帛美女，都已夠了，我們的慾望，也要算是滿足了，我們即刻整隊啟程凱旋罷！因為宋朝的人心未死，（指黃經屍體而言）李綱他們現尚猶存，再遲延恐怕又有什麼變波了，你們即刻清點什物起程罷，記得的是要把他們父子帶走。（指徽欽，隨起身由後壁左門入內）

兵士 著。（跟着吹開差號聲，外面一羣兵士入，將壁上刀劍弓矢卸下，并收拾花網石棹椅將徽欽及 AB 二女推入，全場大亂）

幕 下

（甲乙二女，甲女年十六，乙女年十四，束粧華麗，國色宜人，即第一場

之水災，賣給欽宗爲後宮之姊妹，每人背負一大批綢緞貴重貨物，由左右出，至幕外相遇）

乙 女 （凝視）姊姊，你是走出來的嗎？（泣下）

甲 女 （亦注視）是的，妹……妹，你也是走出來的嗎？（聲咽）

乙 女 （泣下）對！姊姊，我疲倦了，而且下部痛——（放下所負之綢緞貴重物件等坐下，姊亦放下同坐）

甲 女 妹……妹，我們女子是沒有人格的，我們也曾賣給了後宮，受那有權的貴族階級的人王的玩弄，這回又選送了給這班畜生——金兀朮拐子的蹂躪，我們的人格糟塌盡了，說不定前途還是很黑暗危險的！我們還再往何處去偷生呢？妹……妹（哭泣）

乙 女 姊姊，我看我們橫豎是人格蹂躪盡了，還再有顏面見人嗎？到不如一死爲

好。泣！泣！泣！（姊妹抱頭大哭）
此時突自左來一年約三十四五之中國
軍官，率兵士四人，荷一旗，旗上書
，‘節度使蔡懋軍’六字。見此姊妹
，停足注視）

軍 官 （猙獰面目）你們是那來的？（姊妹
驚聞釋放，哭聲立止，但仍坐未起）

甲 女 （拭淚）我們是從金兀朮拐子營中逃
回來的。（戰慄，乙女不知所云）

軍 官 （惡很，忽又見地上之綢緞貴重等物
）你們那身邊是些什麼？

甲 女 是那些金兀朮拐子拋下來不要的綢緞
貴重等物，我們在沿路上拾回來的。

軍 官 （變面）快點獻給老子罷。

甲乙二女 （全聲）是呢！你老拿去就得，讓
爺老大人呢。（二女起立，爭以綢緞
等物奉送軍官）

軍 官 （在此奉送時間，更明顯地認識二女
之美麗，頓起野心，將綢緞等貴重點

收後，顧兵士）給我把這兩個妖怪拉走。

四兵士（全聲）著！（四兵士上前，拉住二女，推之前行）

乙女 天呢！天呢！（大哭）

甲女（厲聲）你們不是中國兵嗎？你們也是強盜！你們也變了畜生了！

四兵士（全聲）我們是奉的長官的命的。

軍官 你媽的，金兀朮拐子誘得，咱們就喬不得？（四兵士推之入內，軍官亦隨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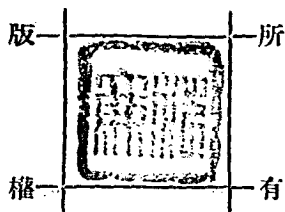
——全劇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九日脫稿於國立北平圖書館。 范廉頓 覺



靖 康 恥

范 廉 著



新 光 社 出 版

北平翠花橫街三十三號

每 冊 定 價 大 洋 四 角



3 0614 2679 1

靖 康 恥 ✕ 范 廉 著

1932 4, 27,
1932. 5, 14,
1 — 1000

付 排
初 版

著作者 ——
印刷者 ——
出版兼發行者
代 售 處

范 廉
北平震東印書館
北 平 新 光 社
北 平 民 國 大 學
北 平 新 報 社
各 大 學 代 售 處
各 大 書 局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外 埠 函 購 ✕ 酌 加 郵 費

